


磕绊

Kē B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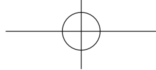


张安翔◎著
黄麒达◎编



关键词

巴勒斯坦（Palestine）
和以色列（Israel）的纠纷
叙利亚内战（Syria）
伊斯兰教国（ISIS）
罗兴亚课题（Rohingya）




磕绊 kē b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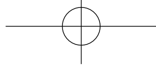
作者与总协调：张安翔
出版社协调　：Fatin Syamimy Liana Badaruddin
编辑　　　　：黄麒达
内页设计　　：吴鑫霖 Sinlim Ng
封面设计　　：Usamah Md Idros
封面照片　　：Mahmoud Abu Hamda
校对与审阅　：
Khalid Jimat・Mariam Md Nor・Johan Asyukri Hasnol Basri・
Nur Akmal Othman・Raihana Mohd Yassin・张兼荣・
Sheikh Mohd Faisol・陈真怡・Wan Nur Adibah Wan Am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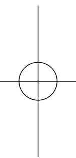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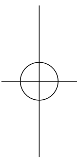
本书由以下两间出版社共同出版：
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No.9, Jalan Dagang SB 4/1,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联络号码：+03-8941 2341
电邮：admin@mycare.org.my
网址：www.mycare.org.my
面子书：www.fb.com/mycarehq

IMAN PUBLICTION SDN BHD
4-1, Jalan Dagang SB 4/1,Taman Sungai Besi Indah,
43300 Seri Kembangan,Selangor.
联络号码：+03-8940 7284
电邮：admin@imanpublication.com
网址：www.imanpublication.com
面子书：www.fb.com/imanpublication

印刷：
Mihas Grafik Sdn Bhd
No.9, Jalan SR4/19,Taman Serdang Raya,
43300 Seri Kembangan,Selangor.

国际书号 ：978-983-2423-38-6
出版日期 ：2017 年 1 月（第一版）、 2017 年 3 月（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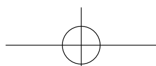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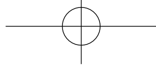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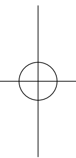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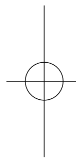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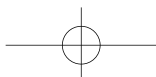
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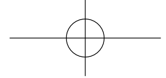
并以行动实践达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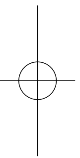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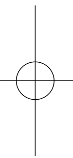
和平与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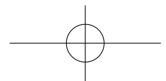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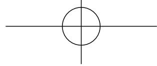



感激妈妈，妹，鱼宝贝允许我不断飞翔。
更感激那些曾看不起我家的人，还有不曾负责的爸爸。











MyCARE

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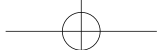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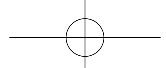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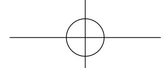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卷三：
伊斯兰教国

卷四：
罗兴亚



磕绊
kē bàn


序

MyCARE主席
哈菲芝副教授著
Associate Professor Dr.Hafidzi Mohd Noor，安翔译

在此，我要祝贺安翔顺利完成这本有关中东纠纷的著作。书中内容特别关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罗兴亚的课题。值得一提并让人骄傲的是，此书是以中文书写完成，并描述与穆斯林群体较为密切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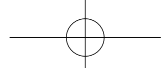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我希望此书不仅能惠及我国通晓华语的群众，也期待能传播到邻国泰国和新加坡。此外，这本新书也有望打入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中文市场。在中文源流的圈子里，这本新书应该可以填补多年来较少人关注的人道援助课题。

全书内容不仅限于讨论跟中东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的立场，有些篇章也以国际视角出发，探讨个别的议题。全书的视野，跨越了宗教与区域的限制，人道主义的立场是贯彻全书的主题。

巴勒斯坦（Palestin）

70多年以来，巴勒斯坦课题超越了巴以两国的紧张关系。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自此之后，共有不少过150场相关的争辩、抗议、研讨会或特别大会，探讨了有关巴勒斯坦的课题。

自2007年以来，中东和平四方会谈（Quartet of Mideast，包括联合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决议纵容以色列围攻加沙。


这项决策导致巴勒斯坦课题变得更加严峻。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也必须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围攻和经济制裁负上责任。

然而，以色列于2009年、2012年和2014年再次对加沙发动巨大的攻势。这些侵略行动，已经造成近5000人死亡，近万人受伤或导致终身残疾。随后，全世界各地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抗议与示威活动。

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已有不少激烈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倒是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却相对缺乏。这也显示出，国际社会、欧洲和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更为关注巴勒斯坦的困境。由此看来，他们支持出自于人道主义精神，而非对宗教、族群或特定群体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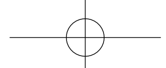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课题涉及到违反人权、领土侵犯以及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问题。上述种种情况无疑已违反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联合国宪章原则。以色列攻击加沙生命线船队（Life line for Gaza，LL4G）的Mavi Marmara号，更加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课题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600位人道主义代表当中，有过半数是来自欧洲的非穆斯林群体。

巴勒斯坦课题毫无疑问已是重要的国际课题，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通晓中文，所以关注巴以课题的中文读物变得非常重要。我期待这项课题，能够传达到更广阔的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和远东地区的国家。此项侵犯人权的事情，已发生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对此的醒觉运动，必须有更为开拓发展。

到加沙的妇女船队2016

（Women Boat to GAZA 2016，WBG 2016）

我国的人道主义代表-弗芝亚医生（Dr Fauziah Hassan）和诺珊女士（Norsham Abu Bakar）曾参与到加沙的妇女船队，


于2016再次将巴勒斯坦课题变成国际关注的焦点。共有13位来自美国、澳洲、爱尔兰、南非、约旦、瑞典和以色列的妇女代表，参与了部分的航程，说明了维护巴勒斯坦课题，早已经跨越宗教、民主和国籍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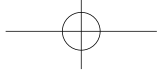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叙利亚（Syria）

过去五年以来，叙利亚持续遭遇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困扰。日前，该国已有近400,000人死于内战。此外，共有约1百万难民正在欧洲国家寻求庇护，许多难民在利用小船越过地中海到其他国家时遇难，特别是叙利亚的小孩。自叙利亚内战发生以来，叙利亚课题也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课题。

除了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埃及和沙地阿拉伯，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如希腊、德国、匈牙利和法国等国家，都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庇护。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也导致8百万平民流离失所。因此，这项极为严峻的人道援助课题，有必要在中文圈内加强传播，并让更多人共同关注叙利亚的困境。

伊斯兰教国（Islamic State，IS）

我国社会也有必要了解什么是IS。谁是IS？以及他们扮演着什么样角色，国际社会对此的认知，依充斥着各种的误解。我期待这本书的解说，可以让华裔读者认清IS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并没有直接关联。恐怖分子残忍而且毫无人性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已违反伊斯兰教教义。


罗兴亚（Rohing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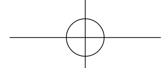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罗兴亚人的遭遇，也没有被作者遗忘。缅甸的暴动者骑劫了宗教的平台，并对罗兴亚穆斯林群体，展开种族清洗。事实上，这显然也与佛教教义没有关系。同样的，IS的行为也与伊斯兰教教义扯不上关系。我希望通过此书，读者能有效地辨析罗兴亚人的惨痛遭遇，并唤起大家对人道援助运动的醒觉。

再一次的祝贺安翔以文字的方式，为人道援助事业贡献其绵力。此书的书名为 – 磕绊（Keban），在马来文是指放针和线的容器。从书名的意思延伸出来，本书期待通过述说有关人道援助的课题，以达致消解我国不同族群之间的隔膜。

哈菲芝博士

MyCARE主席

2016年1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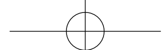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前言 Preface

本书一共由二十五篇文章合集而成。内容主要带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两国之间的冲突（Palestine and Israel Conflict）、叙利亚内战（Syrian Civil War）、伊斯兰教国（Islamic State，IS）和罗兴亚（Rohingya）难民等课题。这些课题大多是国内华社或非穆斯林群体，极少关注的议题。对中文书店而言，主打这类课题的书籍，也很难成为畅销书籍。反之，在大马这些课题却是穆斯林群体最熟悉不过的议题。由此可见，两大群体之间，对共同议题的关注度，存在极大的落差。

第一章讨论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的紧张冲突。 这一章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多元，包括了2016年里约奥运对加沙人民的非凡意义、到加沙的妇女船队、极具人道关怀的洪瑞钗医生（Dr,Ang Swee Chai）的经历，还有说明了犹太人复国主义（Zionism）建国前后的暴行。此外，在这一章中里，读者也可以了解到，美国和中国作为外国势力，如何周旋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叙利亚内战的情况。在这一章里，读者可以了解叙国的历史背景、导致内战的前因后果、如何引来外国势力介入，还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加深对这个正面临灭顶之灾的阿拉伯古城的认识。另外，书中也特别介绍了在2016年68名前来我国避难的叙利亚移民的状况。

接下来，轮到探讨IS资讯的篇章。近两年以来，IS在我国展开恐怖行动，或积极传播极端思想的消息，时有所闻。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把伊斯兰教和IS混为一谈。书中的相关章节，


简单地介绍了这些恐怖组织的运作模式、如今的发展状况、组织的资金来源、性奴的遭遇、恐怖主义的宣传，以及惯常使用的媒体策略等，以让读者可以掌握更为全面的认知，并警惕IS的崛起和存在。

罗兴亚难民议题，对许多国人而言，不会是完全陌生的课题。透过书中的介绍，读者必然能够更好地了解到他们在国内的实际处境。为此，希望会有更多人对这群弱势群体遭遇，产生真正的同情之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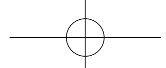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有幸参与MyCARE大家庭和巧遇出版此书的因缘，我得感激我妈让我任意地飞翔。再来，是Dr. Andrew Aeria的启蒙，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GBM）的平台和MyCARE董事会主席Dr.Hafidzi的赏识。首先，我非常感激MyCARE的董事会，特别是Dr.Hafidzi和Haji Kamarul Zaman，Khalid Jimat，Usamah和办公室全体同仁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促成这本书的出版。

另外，当然是感激此书编者麒达，二话不说的答应参与这本书的出版，以及提供建议。再来，得感谢曾留学北京的Johan老师和其团队，审核本书的内容，Iman Publication所提供的协调工作等。

以往，许多人都习惯把中东课题跟伊斯兰教划上等号。本书中的二十五篇文章，希望可以带给华社更具人道关怀意义的中东信息。有幸生于和平时代的我们，自然较难对活在战火中的情况感同身受。在此，希望诸位读者可以抛开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尽情投入接下来有别一般的阅读旅程！

安翔

2016年12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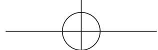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编辑寄语

放眼我国，各个大城市的外貌，固然迎来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可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现在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却跟数十年前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别。几乎所有的国民，从小接受完全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教育训练，各大族群之间在日常生活上虽有接触，但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每个族群各自奉行不同的习俗过活，但对于物质的追求，却越趋相近。更大的问题在于，纵使曾有人想要作出改变，但也不见得有多少人，敢于对打破族群之间的隔阂，作出更进一步的尝试。

各位读者手上捧着的这本书，可算是严重迟来的难得尝试，但庆幸这个年头，还有人以及团体，愿意费心思并出资，让这本新书最终得以面世。前年，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与安翔虽负责不同范畴的东西，但大家几乎都在同样的地点上班，经常碰面，因而认识。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放进我国特殊的国情里来看，显得相当地特别，以及富于挑战。那时，他在标榜促进族群交流合作的华社团体里，主要从事联系以及串联不同的单位，因而经常需要跟不同族群的人，有频密的来往。常言道，我国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基本上都没有深入交往的他族朋友。这一点，在安翔的身上，並不能成立。

犹记得，安翔因熟知我平日热爱习武，竟然邀请我前往某替印尼移民后裔设立的支援团体，提供简单的防身术指导。不怕班门弄斧的我，毅然答应。因此，我还结识了几位至今见到我，就会立刻想起，我就是那位教授小朋友武术技巧的安翔朋友。如今回想，也是相当地有趣。


之后，他选择加入现今以巫裔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成为这个单位首位华裔的正式员工，意义非同一般。信任与理解，必须来自于双方，才有可能成事。我国有关跨族群的愿景，往往流于形式，关键在于提出口号的人太多，但愿意身体力行，并且有条件加以实践的人实在太少。安翔的尝试，当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评估其中的实际意义，但总算已踏出勇敢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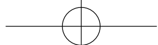
如今，这本面向华裔群体的新书，期望可以多少消除人们对个别重大人道议题的误解，可视为安翔转换新工作后，第一个较为重要的工作成果。书中内容的编写，偏向简单直接为主，以期盼书中各章对许多人而言，过于严肃的课题，不会让人望文生畏。这样的设定，放在我国大多数人，都畏惧接触严肃议题的社会氛围里，自有其苦心所在。话说回来，诸位读者的反应，或多或少会决定今后我国跨族群事业的努力方向。谨此，编者仅能以战战兢兢的心情，期盼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阅读经验。

最后，由于筹备时间仓促，书中内容若有任何的纰漏，自是编者的疏忽所致，责无旁贷，还望各位读者多加汪涵。

责任编辑

黄麒达

2017年1月6日


简介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
Palestine and Israel Conflict

巴勒斯坦（Palestine）	国家	以色列（Israel）
于2012年，被联合国列为观察员国时期，未经联合国全面认可的国家。	认可	建国于1948年，是一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东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 。	首都	自称西耶路撒冷West Jerusalem（在国际上具有争议）或特拉维夫（Tel Aviv-Yafo）。
约旦河西岸West Bank 和加沙Gaza。	主要城市	海法（Haifa），阿什杜德（Ashdod）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以旗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Fatah, 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为主。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 Ḥarakat al-Muqāwamah al-ʾIslāmiyyah）。	政治派别	利库德集团－国家自由运动（Likud–National Liberal Movement），锡安主义联盟（Zionist Union）等。
逊尼派穆斯林（Sunni）居多和少数的基督教	宗教	犹太较居多，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
巴勒斯坦阿拉伯语（Palestine Arabic）	主要语言	希伯来语（Hebrew）和阿拉伯语（Arabic）
总人口4,508,093 ·390 ·人居住在巴勒斯坦 ·120万人居住在以色列 ·500万人居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 ·60万人居住在其他国家	人口	8,462,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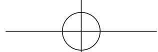
国旗





备注：

序	事项	解析
1	犹太人（Jews/Jewish People）	是一种民族和宗教合一的族群（ethno-religion），犹太人一定是信仰犹太教。
2	犹太教（Judaism）	是犹太人所属的一种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3	犹太人复国主义／锡安主义（Zionism）	是一种学说，思想，或哲学，如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等。所以您可以是任何人，任何宗教来支持犹太人复国主义。
4	伊斯兰教（Islam）	主要是分为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


巴勒斯坦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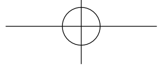


照片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巴勒斯坦：失去的土地：



照片取自 HAARE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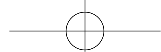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的地图



照片取自 Palestine Teaching Tru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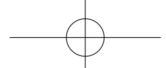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国内细图

照片取自 Palestine Teaching Tru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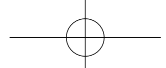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的围墙

在大马，中东课题很多时候只局限于穆斯林在关注。可悲的是，这项涉及人道关怀课题，在无形中贴上种族以及宗教的标签。继柏林围墙后，现在的巴勒斯坦也有种族围墙，你知道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课题，在我国特殊的语境之下，常被认定为仅仅是马来人或穆斯林的课题。很多时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新闻，往往难以成为大马华社主要关注的人权课题。反之，香港的雨伞运动、台湾的总统大选，以及发生在中港台的人道援助课题等，却更能引起大马华社的关注。这种现象，说明了我国不同族群之间，在关注时事课题上，除了取向有别以外，也存在极大的鸿沟。

当以色列（或犹太人复国主义者）残暴的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伊斯兰教徒居多）时，难道这仅仅属于伊斯兰教课题吗？战乱中的巴勒斯坦，一般平民只是想活到明天。难道这又仅仅是马来人的课题而已吗？不难发现，当初英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1]的政策，至今在大马依然发生作用，并在各族群心中，筑起一道高高的无形“围墙”。

1 “分而治之”，英译为 Divide and Rule。当时英殖民使用此政策来统治马来亚半岛的族群。


话说回来，自2000年以来以色列开始建造与巴勒斯坦隔离的围墙。以色列宣称，建设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来自巴勒斯坦人民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威胁。围墙有些地方高度长达8米，是柏林墙的两倍；总长度达450公里，距离差不多是从我国的芙蓉到槟城。

根据联合国新闻，2004年7月9日联合国国际法院[2]以14票对1票裁定，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3]的资料，此围墙原定是以1949年全面停战协定[4]而建造，但是现在85%的围墙是建在约旦西岸内，也即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内。

来自半岛电视台[5]的消息，位于巴勒斯坦的达巴村庄[6]，正因为围墙的建造而失去了一半的土地。以色列使用炸药清除了许多平民区和学校，来建造这一道围墙。达巴村庄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类似的案例，每天发生在其他巴勒斯坦的村庄。

另外，有个叫以思马[7]的巴勒斯坦村庄，因耶路撒冷等地区建立隔离墙，而被孤立。这导致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无缘由地遭遗弃在“以色列所属”的土地上。虽然如此，以色列政府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例如收集垃圾等。

部分隔离墙是用水泥砌成的，有些则是使用铁丝防护网，使用哪些材料建墙，取决于和巴勒斯坦住宅区的距离。让人感到无奈的是，每天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国民，需要到墙的另一边寻找工作。

2 联合国国际法院，英译为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成立于 1946 年，位于荷兰海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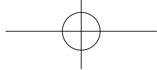
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英译为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正式成立于 1991 年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属下机构。其前身是 1972 年成立的联合国灾难援助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or，UNDRC）。

4 1949 年全面停战协定，英译为 1949 Armistice Green Line。是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之间根据 1949 年停战协议划定的分界线。

5 Aljazeera America, 2015, Israel's wall: Security or apartheid?, 下载于 http://america.aljazeera.com/articles/2015/12/17/israels-wall-security-or-apartheid.html

6 达巴，原文是 Dabaa。是巴勒斯坦的村庄。

7 以思马，原文是 Hizma。是巴勒斯坦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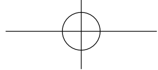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对于以色列而言，此围墙是“安全防护栏”[8]。但在另一端，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却是“种族隔离墙”[9]。这一道隔离墙象征着以色列的占领，破坏了巴勒斯坦的社区，限制了巴国的经济发展，和非法占夺巴国更多的领土。

关心以巴课题不该只局限于马来人，还是所有非穆斯林的责任。关爱生命，推崇人权，爱好和平的你我，不应该容许任何暴乱以及流血事件。巴勒斯坦人民要的不多，他们只是期盼和平，要自由，要活到明天而已。

8“安全防护栏”，英译为 Security F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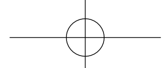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9“种族隔离墙”，英译为 Apartheid Wall。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的围墙，长达约450公里，高8米。

照片取自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来得不易的奥运

广义的运动，涵盖了体能锻炼、各种训练、技术培训到竞技比赛。奥运作为国际体育竞技比赛的平台，更是促进世界各国友谊与和平的象征。

试想想，当躲避真枪实弹变成某个国家的常态，当地人民每天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活到明天。学会如何避开以色列军队的搜捕，成为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体育活动永远都是非常新奇，非常罕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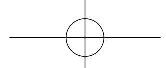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直到1986年，巴勒斯坦才获得承认为亚洲的亚奥理事会[1]成员，以及 在1995年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的成员。自1996年以来，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3]开始参与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

今年的里约奥运，一共有六位来自巴勒斯坦的运动员参与这次的盛事。这也是巴勒斯坦有史以来，派出最多代表团出成

1 亚洲的亚奥理事会，英译为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OCA。成立于 1982 年，授权于国际奥委会，管理亚洲地区的奥运会，州际赛事和国际体育赛事。

2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英译为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成立于 1984 年，总部位于瑞士洛桑。

3 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英译为 Palestinian Olympic Committee, POC。成立于 1986 年，中部设立在拉姆安拉（英译为 Ramallah）。


员的一次。代表团成员里包括了，一名参加田径赛100米的男选手，一名参加马拉松项目女选手，一名个人马术男选手，一名柔道男选手，一名游泳男选手和一名游泳女选手。他们的出征，是为了巴勒斯坦的自由而奋斗，更是为了让巴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曝光率，吸引世界各地的目光。

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符合奥运标准的泳池，没有合适的跑道，也没有任何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硬体设备，可以供选手在赛前得到合适的训练。很多时候，选手都是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安排至国外进行训练。如游泳选手会到巴萨，短跑运动员则需要去到毛里求斯接受特训等。

来自巴勒斯坦的游泳健将玛丽・阿塔斯[4]，长期在没有正规泳池的情况下备战，一般上，她只能在25米长（奥运标准是50米）的泳池进行训练。当然，她也没有培训伙伴，只是偶尔有机会到国外的正规的泳池接受训练，或参加比赛。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她不曾松懈，并向奥运舞台迈进。她除了是巴勒斯坦国民的骄傲以外，更证明出她不惧环境艰辛的特质，从不言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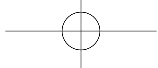
另一名游泳健将阿末・纪彼利[5]，则曾参与2012年的伦敦奥运。与玛丽的状况一样，他也需要在艰巨的环境下，第二次参与奥运会，并与全世界最好的选手，争夺体坛最高的荣誉。他很庆幸能再有机会让巴勒斯坦的国旗，在国际舞台上飘扬。

最具希望争得金牌的柔道选手西蒙・雅谷[6]，具有双重公民权，因其父亲是巴勒斯坦人，而母亲是德国人。至2013年11月，他因健康原因退役，并休息了好几年。然而，他想起他父亲的祖国，认为自己与巴勒斯坦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希望这次出征里约奥运，能让巴勒斯坦扬名国际。

4　玛丽・阿塔斯，其全名是 Mary al-Atra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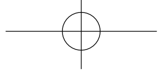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5　阿末・纪彼利，其全名是 Ahemd Jibril。

6　西蒙・雅谷，其全名是 Simon Yacoub。


每一位参与奥运的选手，大概都心怀崇高的运动精神。健儿们同样希望能荣夺金牌挣得荣誉。由于巴勒斯坦的特殊情况，导致那里的健儿们，必须怀有更多坚持，更多毅力，才在国际舞台表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使命。

面对以色列军队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残暴攻击，自由、安逸与和平，全都变得恍如童话般的假想。对于巴勒斯坦的普罗大众而言，无论是奥运还是金牌，大概都比不上生存议题，来得更为实在与迫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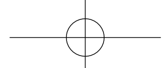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POC）

▼巴勒斯坦游泳健将玛丽（Mary al-Atrash）。片摄于2016年，在巴勒斯坦，伯利恒（Bathlehem）的泳池。

照片取自 Haaretz.




里约奥运的平台

奥运是每个运动选手都盼望的舞台。这个舞台获得媒体的衬托，衍生出许多除了运动赛事以 外的事，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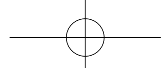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在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每个选手都会尽力体现出崇高的体育精神，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多一份荣耀。一旦获得胜利，随着自己国家的国歌奏起，国旗冉冉扬升，便能让自己的国家扬名海外。

这一届的奥运，不乏有趣的周边新闻，如各国代表开幕进场的服装、泳池的水变色、来自中国的女泳将洪荒姐一夕成名，还有跳水名将的单膝求婚等等。除了体育精神、奖牌，以及胜利的荣誉以外，观众都希望在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上，会出现不一样的议程介入，供人解读。

这里要讨论的两则插曲，一者来自沙地阿拉伯的选手，另一个则关于埃及的选手。

第一，根据沙地阿拉伯的官方消息，该国的柔道女选手约迪 · 法米[1]因在训练中受伤，而决定退赛。外界相信，这位女选

1 约迪 · 法米，其全名是 Joud Fahmy。


手极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一旦赢了来自毛里求斯选手克斯纳·勒根蒂[2]后，接下来将对上来自以色列的选手吉利·哈恩[3]，因而弃赛。这样的做法是否理智，大家不妨自行评估。

选择弃赛，某程度上表现出中东国家对以色列的不满，尤其是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长期侵略巴勒斯的行动持续不断。当然，法米的决定，也意味着她放弃了追逐体坛上最高荣誉的机会。

另外，来自埃及的柔道选手伊斯兰·塞哈比[4]也因将对垒来自以色列的选手亚尔栋·阿杉其[5]，而受到当地社交媒体的压力，要求他不要参与赛事，避免背上伊斯兰教之辱[6]的骂名。但埃及政府以撤销其公民权作为威胁，强制他得继续上阵比赛。

最后，赛哈比参与了赛事，却输了比赛。赛后，他拒绝与阿杉其握手，引来了现场观众的嘘声。

两起事件的相似之处在于，中东国家的选手们，会因为以色列在中东的残暴行径，而不屑与以色列选手同台竞赛。这种无声的抗议，是希望能让国际社会更为重视以色列在中东国家的种种暴行。

上述的举动引起了来自体坛，中东区域国家和关心奥运发展的各个单位的激烈讨论。有人提到，体育应该不分国界，体育精神至上，才是最为重要。也有人认为，体坛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有着万缕千丝的关系，难以割舍。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理性作为判断，认为运动应该与政治有明确的切割，选手不应该把体育精神与政治斗争混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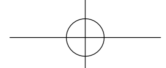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2　克斯纳·勒根蒂，其全名是 Christianne Legentil。

3　吉利·哈恩，其全名是 Gili Cohen。

4　伊斯兰·塞哈比，其全名是 Islam El Shehaby。

5　亚尔栋·阿杉其，其全名是 Artiom Arshansky。

6　伊斯兰教之辱，英译为 Islamic Shame。详情可查阅 http://www.independent.co.uk/sport/olympics/rio-2016-egyptian-judoka-athlete-refuses-to-shake-hands-with-israeli-rival-after-pleas-not-to-shame-a7187766.html 。


谈。每当我们对健儿们的表现充满期待，希望他们可以带来的好成绩时，在世界的另一方，巴勒斯坦人却活在枪口中，不知道下一次的轰炸几时到来。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想要远离犹太人复国主义所带来的各种侵略与战乱，依然是奢侈的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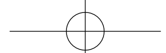
活在安逸国度的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巴勒斯坦人每天面对的苦况。因此，对于来自沙地阿拉伯和埃及选手们的无声抗议，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谅解。



▶沙地阿拉伯柔道女选手约迪·法米（Joud Fahmy）。
照片取自 AL ARABIYA English.

▼来自埃及的柔道选手伊斯兰·塞哈比（Islam El Shehaby）
照片取自 The Indiana Express.




到加沙的妇女船队

至2007年，哈马斯（HAMAS）在加沙之战的立法选举击败法塔赫（FATAH），夺得了加沙的控制权。不幸的是，以色列从此对加沙展开严密的封锁，埃及也关闭了加沙南部的边界。加沙居民从此展开更严峻的生活。

于2010年5月，国际救援组织－自由联盟船队[1]与600多名社会运动家前往加沙提供救援时，遭到来自以色列的攻击。受攻击的船只名为蓝色马尔马拉号[2]，船上9名社运工作者，全部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杀害，一名成员昏迷至2014年不治逝世。当时，共有12名来自大马的参与者。当时，来自大马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组织－阿克萨·萨利[3]的哈萨努丁宗教师[4]和瑟拉玛博士[5]也是身在其中，他们一同遭到以色列军方的扣留，最后才安全回马。

加沙是位于地中海沿岸，占地363平方公里（140平方哩）的区域。该地段位于埃及的北段，边界长达11公里，但以色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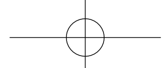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1　自由联盟船队，其英译为Freedom Flotilla Coalition，FFC。是由一群社会运动家所成立的国际联盟。其官网，可查阅https://freedomflotilla.org/。

2　蓝色马尔马拉号，英译为 Mavi Marmara。

3　阿克萨·萨利，其组织全名为Aqsa Syarif。成立于2010年，官网是http://www.aqsasyarif.org.my/v3/。

4　哈萨努丁，其全名是 Ustaz Hasanuddin Mohd Yunus。

5　瑟拉玛博士，其全名是 Dr.Selamat Aliman。


的分割线却长达51公里。加沙共分为5个省份[6]，包括北加沙省、加沙省、代尔拜莱赫省、汉尤尼斯省和拉法省。该地区只有0.7%的基督徒，其他均为穆斯林。

目前，加沙的经济已遭到以色列严重的封锁，加沙国际机场的跑道也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摧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2015年的报导，加沙的失业率高达45.1%，130万人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困扰，90～95%的公共供水未经处理而不适宜饮用。到了2016 年，该地区主要的地下蓄水层，很可能无法再使用等。

根据2016年联合国的观察，加沙的状态处于极为严峻的阶段。报告特别提到，从2007年以来，以色列摧毁了加沙的农作物、学校、工作场所、医院、水源、电流供应等设施。在以色列的攻击下，地中海已变成不适于游泳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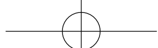
2016年，自由联盟船队另外成立了具划时代意义，由妇女成员为主组成的船队。此船队的主要任务，是给予加沙人民精神上的支持，而非提供人道援助，以便对抗残暴的以色列军队。这样的设定，主要是顾虑到以色列军队，可能会再次利用人道援助作为借口展开攻击。两艘船只分别命名为扎伊顿那-奥利瓦号和希望号[7]，并在2016年9月14日起航，因技术上的阻扰，唯有扎伊顿那-奥利瓦号于10月1日顺利抵达加沙。

参与这次航程的妇女包[8]括了梅里德・麥奎爾（来自北爱尔兰的社会运动家，1967年诺贝和和平奖得主）、万德万・大卫生（纽西兰绿党国会议员）、瑙弥・华莱士（来自英国的导演和编剧）、格尔（来自挪威的运动员，学术人员和社会运动家）、集德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其丈夫命丧于蓝色马尔马拉

6 加沙共有5个省份所组成。包括北加沙省（North Gaza）、加沙省（Gaza City）、代尔拜莱赫省（Deir al-Balah）、汉尤尼斯省（Khan Yunis）和拉法省（Rafah）。

7 扎伊顿那 - 奥利瓦号（其全名是 Zaytouna-Oliva）和希望号（其全名是 Amal-Hope Oli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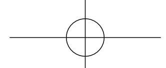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8 其团员的全名是，梅里德・麦奎尔（Mairead Maguire）、万德万・大卫生（Marama Davidson）、瑙弥・华莱士（Naomi Wallace）、格尔（Gerd von de Lippe）、集德（Cigdem Topcuoglu）、弗芝雅医生（Dr. Fauziah Mohd Hassan）、伊法（Eva Manly）、玛丽琳博士（Marilyn Porter）、温迪（Wendy Goldsmith）等。


号的船队冲突）、弗芝雅医生（来自马来西亚的妇产科医生和长期人道关怀工作者）、伊法（来自加拿大前摄影师和纪录片制作）、玛丽琳博士（来自加拿大的退休大学讲师和社会工作者）、温迪（来自加拿大的社会运动家）等。

成功被遴选参加此航的妇女，只有三名是穆斯林，两名来自大马（弗芝雅医生和诺珊女士），一名来自土耳其（集德）。由此可见，目前国际社会对加沙或巴勒斯坦的援助，主要都是由非穆斯林在主导。

无奈的是，我国有太多的议题，都受到种族和宗教课题的绑架。很多时候，发生在中东的事件，都会被解读为仅仅是穆斯林的课题。伊斯兰教组织会被视为与IS有关。在人道关怀的课题上，但愿大马国民能尽早抛开族群之间的枷锁，卸下宗教的忌讳，学会理性的思考，在人道议题上能有更多的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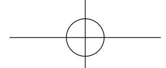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在前往Messina前，到加沙的妇女船队成员摄于在Ajiccio的码头。



代表马来西亚的妇女，也是MyCARE的董事会成员——弗芝亚医生（Dr. Fauziah）。


和平的抗议
弗芝亚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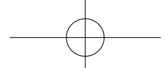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今年，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代表与其他12位来自各国的代表，参与对以色列在加沙暴行的和平抗议。参与的代表们皆是妇女，她们冒着有去无归的心态，只盼国际社会对加沙居民的怜悯。

2006年以来，加沙犹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拥有超过12所难民所。2007年6月，伊斯兰教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在法塔与哈马斯冲突[1]中，哈马斯成功通过武力夺取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因此，以色列就对这个拥有150万巴勒斯坦居民的地区，实施海陆空严格封锁。以色列声称哈马斯通过武力占据加沙乃是不合法的，而封锁加沙主要是打击哈马斯的势力，并企图通过“集体惩罚”逼迫哈马斯就范。

目前，巴勒斯坦的领土基本上分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2005年出版的《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2]提到，加沙是继新加坡和香港后，成为全世界最密集的城市。加沙位于埃及的北部，西边是地中海，而东部和北部则与以色列隔离长达51公里。虽然加沙边靠着地中海，但是以色列的海军严谨控制加沙渔民捕

1　法塔与哈马斯冲突（英译为 Fatah-Hamas Conflict），是在巴勒斯她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主因是巴勒斯坦的两个组织法塔（Fatah）和哈马斯（Hamas）间争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权而引发。结果，把巴勒斯坦分裂为两个地区，法塔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执政和哈马斯政府在加沙执政。

2　《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其全名是 The Arc: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


鱼的海域。

2016年9月中旬，自由船队联盟[3]举办了“到加沙的妇女船队2017”[4]并从西班牙航海至加沙。此国际盛事创造了全船员皆是妇女的记录，并以关怀加沙的妇女与儿童为此航的首要宗旨。同时，我也期待以这样和平的方式，能使以色列军方卸下高度防卫，让船只顺利的入境加沙。

于同年的10月5日，此船队的扎伊顿那-奥利瓦号[5]，与加沙海滩距离42海里，已经被以色列的海军拦截并扣留，船只移至以色列的阿什杜德码头[6]。无可否认的是，遭到扣留的地点属于公海，所以以色列已经抵触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

以色列军方确实侵犯了船队代表们的人权与自由。一，在公海非法扣留扎伊顿那-奥利瓦号。二，非法扣留13名妇女。三，无理地禁止13名妇女进入加沙。事到如今，此事确实成功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回响，抗议以色列的无理。遗憾的是，此事少了国际联盟，还没有世界大国挺身而出谴责以色列的顽固。

此事与我国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一名被扣留的船员正是来自我国的妇产科医生弗芝亚医生。在扎伊顿那-奥利瓦号被拦截，扣留到释放的整个过程中，已经获得我国广大媒体的关注。因国际压力的关系，被扣留的妇女们都受到以色列军方的款待。10月6日，以色列开始释放扣留者，拒绝她们踏入加沙，并直接遣送回各自的国家。10月7日傍晚，我国的唯一的全程代表，安全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是的，弗芝亚医生是名穆斯林，更是一名马来西亚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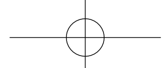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3　自由联盟船队，其英译为Freedom Flotilla Coalition，FFC。

4　到加沙的妇女船队2017，其英译为Women Boat to GAZA 2017。

5　扎伊顿那-奥利瓦号（其全名是Zaytouna-Oliva）。

6　阿什杜德码头（英译为Ashdod），是以色列第一大港口和第六大的城市。滨临地中海，位于以色列沿海平原的南部。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英译为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签署于1982年，生效于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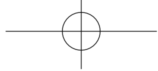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一位妈妈，一位奶奶，一位多次参与人道援助的女医生。是的，她乘坐的帆船，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到地中海，然后期待抵达加沙。她参与的主要目，是想要唤醒全世界有关加沙妇女与儿童的人道关怀，更期待巴勒斯坦早日脱离战火。

自起航以来，让人遗憾的是，相比于马来文和英文媒体，这一课题极少获得中文媒体的关注。扎伊顿那-奥利瓦号上只有三位穆斯林，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加沙课题，并非出于宗教归属的缘故。如果书店是城市的灵魂，那传播媒体乃是社会的守望者。在传播资讯时，传播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唤醒公众关心加沙课题，犹如给当地的居民一个希望，一个早日脱离战火和恐慌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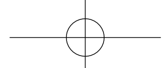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船队里的唯一的医护人员——弗芝亚医生。




在以色列军方的逮捕后，照片摄于弗芝亚医生安全抵达马来西亚和与家人团聚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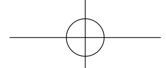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之星
洪瑞钗医生

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极少的在华社群体中获得足够的关注。当地儿童与老年人长期投入斗争，却被不少人标签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但现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贝鲁特[1]和耶路撒冷的经历，除了让洪医生体验了不一样的人生外，也因此认识到犹太人复国主义的暴行。以色列政府尝试用尽各种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凸显出这个国家繁荣安逸的一面。然而，以色列所拥有的繁荣景象，其实都是建立在驱赶以及不人道迫害巴勒斯坦人之上，并依靠武力非法占据土地换来的。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中，其中一位巴勒斯坦人提到：

> …1948年，占据者把将近一百万个巴勒斯坦人赶出我的国家，他们不但霸占了被赶走的人所有的土地和产业，他们还把我的国家的名称改成以色列。那些拒绝离开的我的同胞。受到残酷的迫害，即便到了今天还是如此…（洪瑞钗，2016，12）

1　贝鲁特（Beirut），黎巴嫩的首都，也是该国最大的港口。


洪医生是1982年秋天发生在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2]的幸存者。多年来，她不辞劳苦地为当地提供医疗援助。当她初次抵达黎巴嫩的加沙医院时，有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3]的联络员-李奥·司皮拉基医生[4]，主动介绍许多当地的情况：

> …这些记者根本就是旅客。战争对他们不外乎一场大热闹。总在找吸引人的场面。这些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对这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感觉…（洪瑞钗，2016，20）

身在战区，媒体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如实地将真实的新闻传播出去。不过，洪医生却指出，很多时候战区的媒体记者为了报导，确实耽误了医疗人员救援工作。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那些仍然心怀抱负的媒体人的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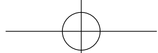
洪医生的书中提到，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夏蒂拉，以色列除了无理的杀害、禁锢、俘虏、奸杀巴勒斯坦人外，也会轰炸每一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医院和诊所。当时（1985年前），加沙医院是当地仅有设备较完善的医院。她说，事件后来发展到，有人在黎巴嫩南方，俘虏了以色列兵到加沙医院的顶楼。接着，有人利用无线电向以色列军队发出信息，严正警告以色列军方，如果再向加沙医院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将导致人质送命。事件发展到这种地步，才总算告一段落。

她也提到，在战区里，食物、电源和水源都是非常稀缺的物质。较完善的医疗配备，都得通过非正式的管道才能取得。以色列选择进入西贝鲁特，就是为了要赶走巴勒斯坦人。在整个入侵过程中，以色列军队犯下不少屠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罪行。

2　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发生于1982年，在黎巴嫩贝鲁特西部。凶手是黎巴嫩于以色列的长枪党与基督教民兵组织，而遇害者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

3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Palestin Red Crescent Society, PRCS），是一个人道组织，属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一部分。官网是https://www.palestinercs.org/en/。

4　李奥·司皮拉基医生（全名是 Dr.Rio Spiru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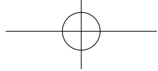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以色列建国后，原来的巴勒斯坦人又去了哪里呢？他们都受到驱赶，比较幸运的就已迁移到欧洲等西方国家，不幸的便只好从一个阿拉伯国家漂泊到另一个国家。洪医生曾亲自与多位居住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交谈，她说他们全都疲于奔命，也不想再到处流浪。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从黎巴嫩南方迁移到贝鲁特，并希望可以扎根于萨布拉和夏蒂拉。

在我国，通常只有穆斯林社群，才会关心巴勒斯坦的议题。洪医生无私付出的行为，也与穆斯林群体对华社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一般上，华社的捐款对象，大多针对华小、独中、庙宇或宗教组织等。华社对于每天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缺乏有效的管道，让人得以了解得更为深入。为此，洪医生形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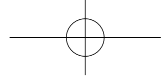
> “他们反复的面对屠杀、炸弹、炮弹、驱赶的威胁。他们中许多被人绑架，从地球表面消失无踪。尽管如此，他们继续为保持自己的身份，努力和逆境抗衡，为重新夺回失去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他们拥有家园的权利而斗争。”（洪瑞钗，2016，132）

其实，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丝毫不逊色于华社对华小、独中以及庙宇的奉献。让人遗憾的是，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在我国却常被标签为伊斯兰教的战争，或只属于穆斯林社群的议题。




洪瑞钗医生（左），摄于在雪兰莪分享会。


弹雨中的日子
洪瑞钗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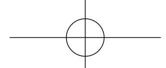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她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明星歌手，更不是什么畅销作家。但是，她确确实实曾冒着生命的安危，为世人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当然，或许还会有人认为，那些故事依旧与己无关。

2016年末旬，从朋友的口中得知洪瑞钗医生[1]即将来马为其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的中文译作本新书作推介。对此，我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想法，单纯地把推介礼的时间记录下来。

当天刚抵达会场的时候，首次见到洪医生，瘦小的身躯，还不到5尺高，难以想像她曾是在战区服务的义务医生。当我抵达时，现场的推介礼已经进入问答环节。她仔细地聆听每一个观众的问题，并耐心地回答。

当天的观众群，包括了华裔与印裔，以及洪医生来自新加坡的亲朋好友。不难发现，现场观众依然是以穆斯林居多。单从外表来看，洪医生的身型有点驼背，但神态精神奕奕，非常爽朗，让人忘记了她容颜上，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她娇小身躯的背后，不禁让人怀疑，哪来的动力，能使她长年留在巴勒斯

1　洪瑞钗医生，英译为 Dr.Ang Swee Chai。


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岁月。

洪医生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后来移居至新加坡。1977年，由于政府的逼迫，她随同丈夫邱甲祥[2]——当地著名人权律师，并流亡到英国。洪医生拥有职业医学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3]。洪医生同时也是1982年黎巴嫩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幸存者。之后，她与丈夫及友人，在英国成立慈善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4]。

198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西尔·阿拉法特[5]颁发了"巴勒斯坦星章"[6]给洪医生。这份荣誉，无疑为洪医生的流亡身份，起到加勉的意义。

洪医生对巴勒斯坦的奉献，完全是出于人道关怀的缘故，与血缘或信仰无关。正是对弱势的怜悯，让她全身投入这种利他的事业。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里，林康的译本有提到：

> …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我不是欧洲人，我不曾因为纳粹主义的罪恶受苦，英国在巴勒斯坦所作的承诺和我也没有关系。我的支持巴勒斯坦，和政治无关。这是我的人道责任…"（洪瑞钗，2016，217）。

除了在战区里担任自愿外科医生以外，她还需负责医院的行政工作，以及关怀辅导工作等。离开战区以后，洪医生也到欧洲、美国以及英国等地区，分享她在战区的亲身经验。她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揭开以色列军方残暴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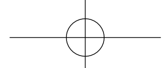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2　邱甲祥，英译为 Francis Khoo。

3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译为 Fellow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4　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英译为 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设立在英国伦敦。主要是提供医疗援助于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其官网可查阅 https://www.facebook.com/MedicalAidforPalestinians/。

5　西尔·阿拉法特，英译为 Yasser Arafat。是第 1 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法塔主要领导人。他也是 1994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生于 1929 年，逝失于 2004 年。

6　"巴勒斯坦星章"，英译为 the Order of the Star Palest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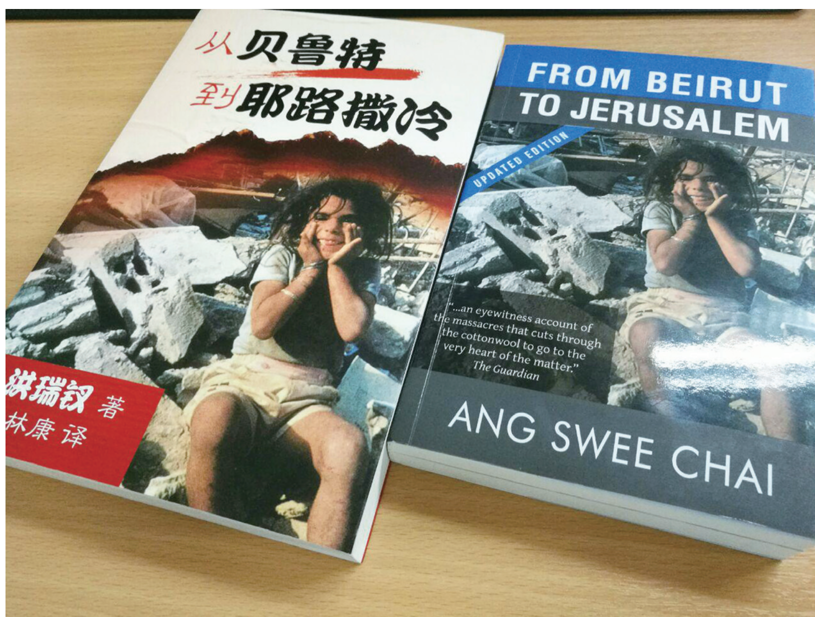




> …想从根源下手杜绝疾病很难；除了运用医疗科技，还涉及公共教育，以及尝试影响有权势的人。我做不了这个：我的社区医学尽管得到了金牌，我还是得离开，因为我得罪了太多官僚和学霸…（洪瑞钗，201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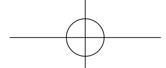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洪医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卅余年的宗教熏陶，曾让她为犹太人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的建国理念，而感到骄傲。洪医生流亡到英国后，才逐步接触到以色列建国后带来的系列悲剧，并开始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积极参与救援工作。她说：

> …不站出来为我在过去几周逐渐变得亲密的那些人开口，是一种罪行。我不只是一个幸存者，我同时也是一个目击者…（洪瑞钗，2016，66）。

她就是来自新加坡的流亡者——洪瑞钗医生。



洪瑞钗医生的著作。


以色列 · 美国 · 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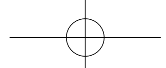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肆无忌惮的暴行，原自于美国的撑腰。至今，犹太人似乎还掌握着美国人的命脉。向以色列示好，似乎皆是奥巴马还有其接班人得做的事。

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国，在11分钟后，便获得美国的“事实”（de facto）承认。隔天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向以色列宣战。这一场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要到1949年1月7日才停火。同年的3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承认以色列成立。

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第33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任期：1945年至1953年）谈起。东华大学的施正锋教授[1]提到，杜鲁门在任期间对以色列建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一路以来美国都认为中东一带，皆是英国的实力范围，并不是美国的责任，也无关美国的利益。

施正锋教授也指出，因美国的持续施压，巴勒斯坦未能于1946年一同与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通过联合国决议案获得独

1 施正锋，2011，以色列的独立建国——美国的承认，发表于台湾国际研究学会主办“了解当代以色列民主政治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下载于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conference-papers/20110917.pdf


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2]历史系的罗纳德教授[3]指出，在杜鲁门接任总统后，并在波茨坦会议[4]上，以及随着1945年的哈利生报告[5]在1945年的公布，向英国政府施压开放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

另外，美国的参众两院也在同年年底通过”塔夫脱-哈特利决议案”[6]和“赖特康普顿决议案”[7]两项决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来自美国的东肯塔基大学[8]主席，麦克博士[9]提到杜鲁门曾在卸任后，到访其好友的犹太教神学院，并自认自己就是解放犹太人的波斯王“当代Cyrus ” 。

华尔街日报[10]的资深编辑瓦仁-巴斯[11]指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为了抗衡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援助力度。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曾在哈马斯于加沙赢得选举之后，却支持以色列的战略，通过制裁和扣押税收，来破坏新上任的哈马斯政府。

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将会在2017年1月卸下美国总统一职。在他在任期间，未与以色列保持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的唐志超[12]副所长与刘权说道，奥巴马上任后，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宣布提供巴勒斯坦9亿美元的援

2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全名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3 Radosh, Allis, and Ronald Radosh. 2009. A Safe Have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4 波茨坦会议，英译为 Potsdam Conference 1945，在德国召开。次会议有来自苏联，英国和没够的代表出席，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与同盟国一方在此聚首。

5 1945 年的哈利生报告，英译为 Harrison's Report 1945。

6 “塔夫脱 - 哈特利决议案”, 英译为 Taft-Wagner Resolution.

7 “赖特康普顿决议案”, 英译为 Wright-Compton Res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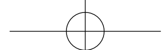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8 东肯塔基大学 , 英译为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9 Benson, Michael T. 1994.“Harry S. Truman as a Modern Cyrus.”BYU Studies, Vol. 34, No. 1, pp. 7-27.

10 华尔街日报 , 英译为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1 Bass, Warren. 2003. Support Any Friend: 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唐志超和刘权，2010，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初析，下载于 http://www.cicir.ac.cn/UploadFile/files/20100422200111906.pdf


助，同时也赞同哈马斯的作用。

但是，在这8年任期结束以前，奥巴马也宣布将提供以色列38亿美金，并维持10年的军事援助。然而，以色列将会利用这些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对付巴勒斯坦，乃是不争的事实。位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平民，自然就是这些军事冲突中最大牺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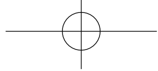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大卫・盛保博士[13]在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78%的媒体从业者，72%的安全专家以及69%的外交事务专家，都认为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范鸿达副教授[14]也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与支持，正是奥萨马・本・拉登[15]及基地组织对美国开展“圣战”和发动911袭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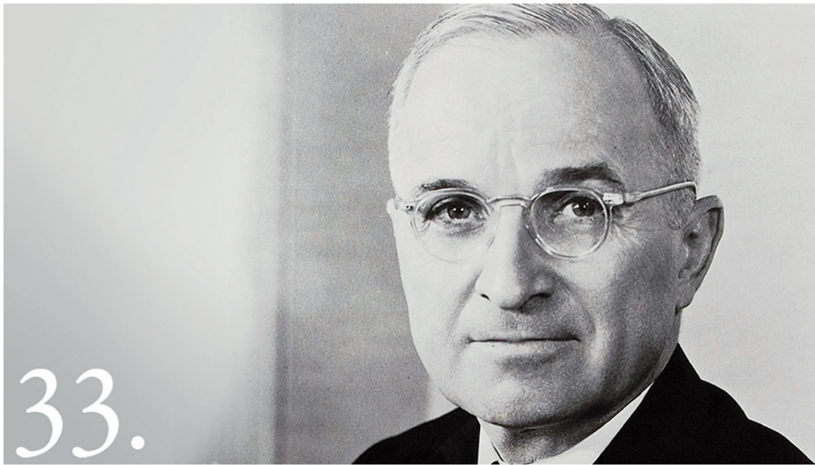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奥巴马的政权到了最后，也摆脱不了犹太人对美国体制各方面的掌控。犹太人掌控了美国的主权，借此不断地支援以色列，导致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在全世界展开恐怖行动。为了建立犹太国，中东地区的平民注定要活在不安与恐慌中。

13　David Schoenbaum. 199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范鸿达，2014，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再思考，在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 2014年9月下载于http://dspace.xmu.edu.cn/bitstream/handle/2288/101890/%E7%BE%8E%E5%9B%BD%E4%B8%8E%E4%BB%A5%E8%89%B2%E5%88%97%E5%85%B3%E7%B3%BB%E7%9A%84%E5%86%8D%E6%80%9D%E8%80%83.pdf?sequence=1&isAllowed=y

15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基地组织（Al-Qaeda）恐怖组织的第1任首领，被美国政府指控为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幕后主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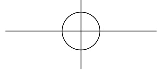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第33任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 1945）。



第35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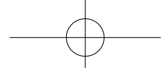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第43任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alker Bush, 2001-2009）。



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 2009-2017）。

照片取自 The White House.


中国的四点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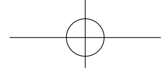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至1990年以来，中国开始实践“走出去”的政策，并向外投射更多的软实力，而非硬实力。另一方面，中国避免介入其他地区的政治纠纷，期待在经济利益等基础上，在中东地区里盘旋。

南华大学的孙国祥教授[1]指出，在所谓“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保护自己切身的利益。他说，日前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已经占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60%，每日进口约700百万桶，成为中国井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对于中东课题的发展，中国没有办法不表态，也不得不关心。

无可否认的是，以色列是由美国扶起的国家。对此，中国为了制衡美国的影响力，一直选择站在美国对立的立场上。据曾在以色列工作的BBC中文部记者高毅[2]分析，经911事件后，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发动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变得越来越多，许多在以色列的执行任务的人员，也在这些爆炸事件中伤亡，导致中国开始调整其对外策略，并在以巴关系中，保持平衡的关系。

1　孙国祥，2014，中国对当前中东局势之回应，在全球政治评论，第 48 期，No.48，19-26.

2　子川，2009，中国在以色列和阿拉伯搞平衡外交的背后，下载于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09/090923_china_israel.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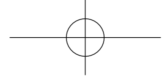

中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巴）课题上，与美国官方保有不一样的态度。2013年5月份，中国同时邀请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前来到访。此举动显示出中国有意介入以巴课题。虽然以巴双方的领导人最终未能会面，但他们的到访，多少证明了中国在这项国际议题上，所扮演的的重要角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会谈中提到，关于中国对以巴事件的“四点主张”。原则上，中国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希望以巴两国能朝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他也同意加大对巴勒斯坦的人力资源培训计划，以及增加建设等方面的援助，并且坚持“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过后，中国外长王毅于同年12月也访问了巴勒斯坦。王毅当时提出，中国将向加沙人民提供15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也会向加沙人民提供了人道援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5年13日在拉姆安拉则分别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总理哈姆达拉。在拜访时，他提到中国与巴勒斯坦的友好关系，并强调会无私地协助加强巴勒斯坦的经济以及民生等方面的建设。

高毅提出，在以巴课题上中国会比较偏向巴勒斯坦一方，因为巴勒斯坦的存在，符合民族解放的原则，并且与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相若。尽管以色列是作为中东国家里，首个承认新中国国家地位的国家，不过以色列却是中国最后一个与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中东国家。

近年来，中国与众多国家在利益，经济，能源，安全等多方面有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一直以来，中国秉持着多方讨好的策略，与不同的国家保有良好的关系。中国在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时，向来坚守以和平为本，和谐谈判的原则，并且不


会过于倾斜任何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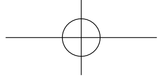
　　需要强调的是，关注巴勒斯坦的课题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巴勒斯坦除了长期面对以色列的欺压以外，内部的派系纷争执，更让局势变得动荡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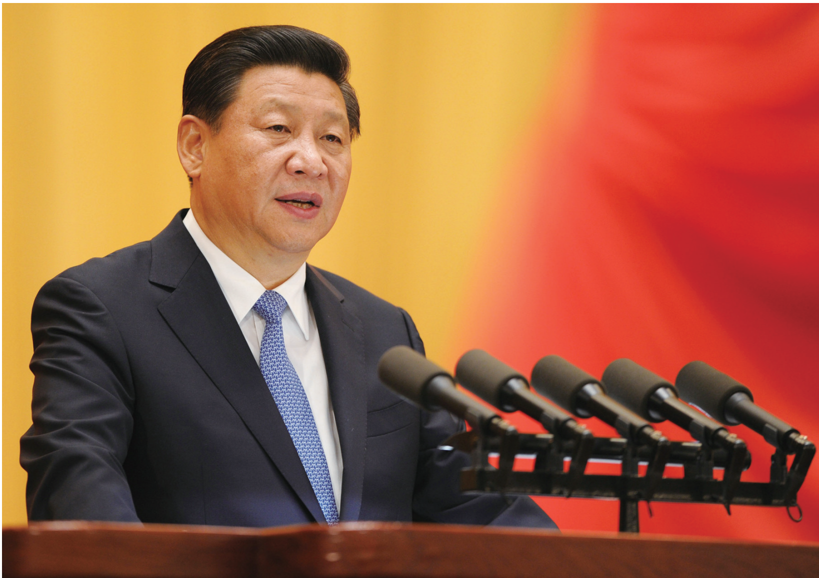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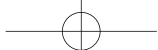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照片取自 BBC News.


消失的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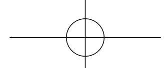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原为中东一带的重要国家，那里的天然条件，缺乏水源以及较肥沃的土壤。然而，在“六日战争”[1]前，巴国的农业发展总体收入，居国民经济之首。这无疑是巴国人民毅力的象征。

橄榄树一直都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家庭的象征。特别是流亡到海外的巴勒斯坦妇女，往往都喜欢戴附有橄榄树造型的饰品。橄榄树所代表的意义，可以链接到巴勒斯坦人的起居生活、历史以及文物遗产等方方面面。每年的10月和11月，正是巴勒斯坦橄榄树收成的季节。这时，也是地中海东部，迎来旱季和雨季交接的时候。

橄榄树的果实、油、沉积物、木材以及叶子，都可以制作成巴国人民的主食、肥皂、燃料、手工艺品以及药物等。在巴勒斯坦，橄榄园覆盖了巴国940,000杜纳姆的土地。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把橄榄树看成如生命与空气般的重要。

自以色列的入侵后，巴勒斯坦人的噩梦，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大规模地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橄榄园，正是以色列暴行之一，导致当地的农作物难以收成，严重地影响了巴国的稳定收

1　发生于 1967 年，维持 6 天的战争。虽然是由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发起对以色列的攻势，但是全部都被以色列给打败。


入。因此，巴勒斯坦再也不能依赖农业，作为经济的主干。

自2000年起，长达700公里的种族隔离墙，直接将巴勒斯坦的各个村庄，分割至支离破碎的程度，农民的土地，从此受到高墙的阻碍。为了要穿到墙的另一侧，农民们都得向以色列军方申请。得到批准后，还需要接受极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才能顺利地进入所属的园区。联合国在2011年的调查指出，目前，仍有100,000 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依靠种植橄榄树来维持生计。

西安科技大学的王楠[2]指出，有四个主要因素，导致巴勒斯坦的农业发展不断走下坡。研究结果如下：

1.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强占土地。根据统计，1968年1985年间，遭以色列强占的加沙土地，平均面积从198,000杜纳姆[3]减至100,000杜纳姆，减少了约50%。

2.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的水源供应。在加沙的图纸坚硬地区，最高用水量是每年800m3，而沙地是每年1000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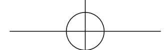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3.以色列经常在巴勒斯坦实施宵禁、封锁和戒严。由于缺乏资金以及现代机器，巴勒斯坦的农地，基本上全依靠人力劳动。此举无疑已大为扰乱了当地农业活动的时间。

4.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农业的“殖民地化”。以色列会在加沙向柑桔生产业征收土地税、增值税及出口税等多种赋税，来增加生产成本。再者，以色列也强迫巴勒斯坦必须种植他们所需的农作物。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以色列已成功通过种种的限制，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以色列还会限制巴勒斯坦进

2　王楠，2008，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第三期，http://www.mesi.shisu.edu.cn/_upload/article/e7/35/e3cb665742fca3856fb43f4e8043/2d26f48a-1171-4e1b-95ab-70c3820588cb.pdf

3　杜纳姆在英文是 duman，1 duman 是 $1000m^2$。


口幼苗，并改良自己国家的牲畜和种子品种来增加生产率。这样一来，巴国的农作便进一步失去市场的竞争能力。巴勒斯坦的农产品，由于昂贵的价格，所以不敌以色列农产品的强烈冲击，最终导致巴勒斯坦市场，必须向以色列完全开放。今天的巴勒斯坦，需要高度依赖以色列的农产品。下图为巴勒斯坦农产业产值在GDP的数据。

年份	总值农业GDP[4]（%）
1968	34[5]
1987	18.8
1994-1996	11.9
1997-2000	10.4
2001-2004	7.4
2005-2008	5.7
2009-2011	5.6
2015	3.3[6]

资料取之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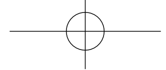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明显是造成上述众多负面影响的主因。王楠也指出，因巴勒斯坦的农产品增长缓慢，导致农产业产值在GDP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当地因而出现了劳工潮。许多巴勒斯坦农民转而跑到以色列打工，农活全留给妻儿打理，导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农业的产量自然会剧减。以色列的部署，成功地把原本经济独立的巴勒斯坦，改造成必须高度依赖以色列。通过种种的剥削，逐步让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消失。

4 GDP全文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

5 Leila Farsakh，The Palestinian Economy and the Oslo "Peace Process"，http://www.tari.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the-palestinian-economy。

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SCO)，2016，UNSCO Socio-Economic Report: Overview of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in Q2/2015，下载于http://www.unsco.org/Documents/Special/UNSCO%20Socio-Economic%20Report%20Q2%202015.pdf

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5，The Besieged Palestinian Agricultural Sector，下载于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gdsapp2015d1_en.pdf


受漠视的女权

战乱中，女性和儿童必然是最受伤害的一群。自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妇女的权利，常常受到忽视。在留意巴以问题时，女权也应该是我们需要更为关注的议题。

来自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在2016年的报告[1]指出，目前共有2,336,086位妇女，分佈在加沙910,200位与约旦河西岸1,425,886为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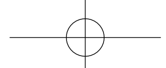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在中东地区，女性一直都是备受保护的群体。如果以世俗的视角来看，观察中东一带在传统观念下的妇女或女性，社会上种种限制导致男女地位不平等，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如果要了解中东一带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本身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宗教教义的坚守，都是需要注意的部分。巴勒斯坦妇女的现状，除了受到传统阿拉伯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外，以色列的侵略，也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巴勒斯坦人的抗争路上，女性一直都是以色列军方严重欺压的对象。2015年，耶路撒冷的妇女联盟[2]，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1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CBS)，2016，PCBS issued a press releas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http://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WomenDy2016E.pdf

2 英译为 Jerusalemite Women's Coalition。


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西行为。2015年10月份，共有60位巴勒斯坦平民死于以色列军方的枪下。同时，巴勒斯坦网络起义[3]的莎拉[4]也列出死于以色列军方的巴勒斯坦女性：伊尔沙德（17岁，怀疑藏有刀子），巴彦艾曼（16岁，用刀子企图攻击以色列军队），哈迪萨利赫（18岁，赤手空拳企图攻击以色列军队），胡达（65岁，以色列军方设立检查站，因延误送往医院而送命），努尔怀有5个月的小孩（30岁，遭以色列军方空袭）和伊拉（29岁，企图以刀子攻击巴士司机）。(英译名称,请查阅注5[5])

该联盟也指出，受以色列军方的威胁的巴勒斯坦人，全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她们也说道，由于种种限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6]，无法有效地确保人民的安危。以色列的暴政，已延伸到控制水供、手机、网络、行动自由、个人健康和经济等多方面。

另外，目前共有约2百万的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以色列境内，占总人口的20%。以色列的居民可以分为四大类别，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俄罗斯移民，哈雷迪猶太教（也称极端正统犹太教[7]）和阿拉伯人。据半岛电视台[8]驻在耶路撒冷的女记者依妮雅[9]指出，共有73%具有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妇女，害怕她们的身份会遭到歧视。

约20,000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雅法[10]，占当地总人数的三

3 巴勒斯坦网络起义 , 英译为 Electronic Intifada. 官方网址是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

4 Sarah Lrving，2015，Jerusalem women call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sraeli violence，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sarah-irving/jerusalem-women-call-protection-against-israeli-violence

5 伊尔沙德 (Dania Irsheid)、巴彦艾曼 (Bayan Ayman Abd al-Hadi al-Esseili)、 哈迪萨利赫 (Hadil Saleh Hashlamoun)、胡达 (Huda Darwish)、努尔 (Nour Rasmi Hassan) 和伊拉 (Israa Ab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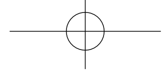
6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 英译为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7 极端正统犹太教，英译为 Haredi Judaism.

8 半岛电视台，英译为 Al Jazeera，官方网址是 http://www.aljazeera.com/。

9 Ylenia Gostoli，2015，The vulnerability of Palestinian women in Israel，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5/vulnerability-palestinian-women-israel-160502072755923.html

10 雅法，英文译为 Jaffa。目前属于以色列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城市之一。


分之一。来自依妮雅的报导，她指出许多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妇女，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她们会因为戴着头巾而被拒绝载送。有时，她们需要当众掀开她们的头巾[11]，或被污蔑手提袋里藏有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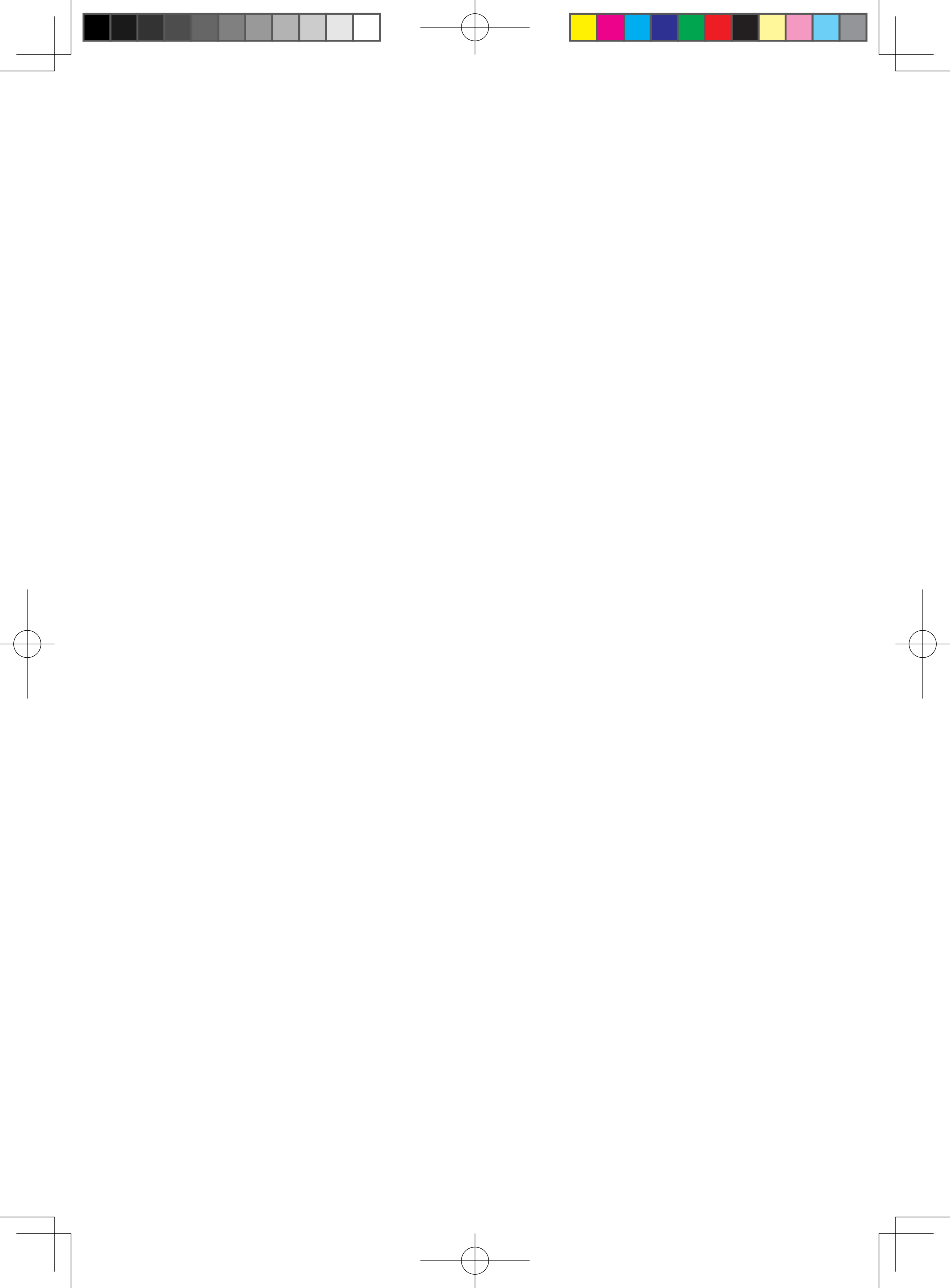
自从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女性遭受以色列军方欺凌数据，一直是男性的两倍或以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2003年成立了巴勒斯坦妇女事务部[12] 来捍卫巴国妇女的权利。无奈的是，现今各个大国对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一事，都未能持较开放与平等的态度。由此看来，要在战乱中坚守捍卫女权的理念，前路依然满佈挑战未见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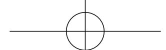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妇女联盟Jerusalemite Women′s Coalition
照片取自 Jews for Justice for Palestinian.

11　穆斯林妇女所戴的头巾，称为 hijap.

12　巴勒斯坦妇女事务部，英译为 Ministry of Women Affair（MOWA）。




简介
叙利亚内战
Syria Civil War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2015年的报告，目前叙利亚难民逃离至黎巴嫩（Lebonen）、约旦（Jordan）、埃及（Egypt）、伊拉克（Iraq）和土耳其（Turkey）的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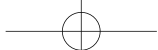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国家	难民人数
叙利亚境内	12,200,000
黎巴嫩	1,163,709
约旦	623,241
埃及	136,717
伊拉克	246,298
土耳其	1645000

2011年以来，叙利亚内战似乎看不到尽头，阿萨德政府的顽固，ISIS的介入，反对军方不断崛起和增加，世界大国的军事援助等，已导致难以收拾的地步。



叙利亚在亚洲的所在地。

照片取自地之土


叙利亚国旗的历史

至阿萨德政府与叙利亚解放军（Free Syria Army）的冲突以来，这使得该国国旗变得混淆。





1932-1946：叙利亚独立前。
1946-1958：叙利亚独立时。





1958-1961：由叙利亚和埃及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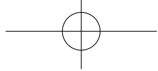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1961-1963：与埃及解散，使用回 1932-1958 年的国旗。





1963-1972：开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Party Ba'ath-Syria）或阿萨德家族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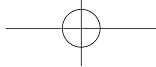

1972 – 1980：叙利亚连同埃及和利比亚成立阿拉伯联邦共和国（Federation of Arab Republi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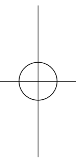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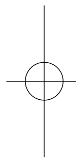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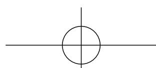
1980 – 2012：阿拉伯联邦共和国于1977年解散，使用回1963 – 1972年的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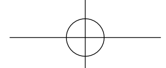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2012：叙利亚解放军使用独立前后时期的国旗，也象征人民起义的崛起。




血腥疆场
叙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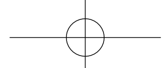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许多叙利亚的人民四处逃亡至其他国家。叙利亚的美丽，早已不在，只剩下恐慌以及枪战，逝去的和平不知何时归来？

日前，首批来自18个家庭共68名叙利亚移民（我国官方提供的身份并非难民）已抵达我国，其中44名是成人。这批叙利亚人当中，包括了不少专业人士，如医生、英文老师、历史讲师、工程师等。此外，也有不少资深的理发师、木匠、手机维修员等。

这批叙利亚人的到来，在我国引来了不同的反应。持正面态度的一方，大多为国内的穆斯林群体，并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叙利亚的穆斯林占总人口的90%，与我国穆斯林同属逊尼派群体的，则占约 74%，自然容易得到我国大多数穆斯林群体的欢迎。反之，多数的非穆斯林群体对此感到不安以及焦虑，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有部分人士对此不抱有任何的意见。

从前，叙利亚曾是非常重要的古都，也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已将叙利亚国内六个地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组织之宗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之间合作，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


方，列入为世界遗产名单[2]，分别为大马士革古城、波斯拉古城、阿勒颇古城、巴尔米拉遗址、骑士堡和萨拉丁城堡以及叙利亚北部古村落群。很遗憾的是，其中一些建筑物在战乱期间遭受炮击摧毁，造成严重的毁坏。

由于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从2011年3月18日起，叙利亚人民陆续发动了和平抗议活动，企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府长达11年的铁腕统治。巴沙尔统治叙利亚以前，其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已经实施独裁统治达30年之长。不久，叙利亚内战的局势便演变成多方内战，也促成了ISIS的崛起。

上海交通大学陈贻绎博士提到，叙利亚内战表面上是该国内部逊尼派穆斯林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针对阿萨德政府作为什叶派代表的武装斗争。然而，这场内战也反映出两派背后所代表的外国势力，以及整个中东伊斯兰两大派别的直接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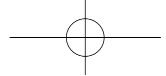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的资料，目前遭受战乱影响，并急需救助的儿童总数已达到840多万。至今，叙利亚内战造成逾25万人丧生，1100万人流离失所，并导致中东和欧洲涌现难民危机。

目前，共有64个联合国成员，答应接受近400万名难民。据CNN的报导，这些难民大多数由中东国家如土耳其（约1,938,999）、黎巴嫩（约1,113,941）、伊拉克（约249,463）、埃及（约132,375）所接收。除了中东国家，德国（98,000）、澳洲（12,000）、日本（150）也收留了部分的难民。

在我国，68名受安排入住公寓的叙利亚移民，已逗留了一段日子。当然，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是由个别发展商提供暂借

2　叙利亚的世界遗产名单，分别为大马士革古城（Ancient City of Damascus）、波斯拉古城（Ancient City of Bosra）、阿勒颇古城（Ancient City of Aleppo）、巴尔米拉遗址（Palmyra）、骑士堡和萨拉丁城堡（Crac des Chevaliers and Qal’at Salah El-Din）以及叙利亚北部古村落群（Ancient Villages of Northern Syria）。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译为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und，UNICEF。成立于 1946 年，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母亲和孩子进行长期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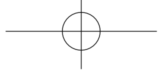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的。设身处地地想，这些叙利亚人来到我国后，便需要面对各方面问题，如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多数只会阿拉伯文）、饮食问题（他们不吃辣食）、天气问题（大马偏湿热）、学术技术认证问题等。他们每一户人家，未开始工作前，都会获得我国政府每个月RM1000的辅助。目前已有4名叙利亚移民开始投入工作，展开新的生活。

试想想，如果没有战乱，叙利亚人会愿意离乡背井吗？



分别是大马士革古城（Ancient City of Damascus）
照片取自 UNES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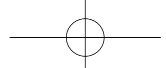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波斯拉古城（Ancient City of Bosra）
照片取自IBTimes



叙利亚最大的城市阿勒颇（Aleppo）于2016年的状况。
照片取自 Los Angeles Times


叙利亚
背后的搏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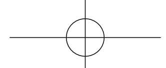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叙利亚的僵局，以及不间断的战火，带给人民的是伤亡、流离失所，以及唱不完的悲歌。外国势力的介入，化武的轰炸，似乎已把现今的叙利亚，变成世界各国的战场？或者是让各个大国展现势力的舞台？

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的发生，源自于民众对阿萨德政权的不满，最终作出反抗。当时，在南部城市德拉，共有15名学生因在公共场所涂鸦反政府标语，而遭到当局的逮捕。此一事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情况慢慢地恶化成摇动国本的内战，并导致政府军与叛军之间激烈的对战。与之同时，叙利亚国内不同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摩擦，亦日益升温。

同年的4月份，总统巴沙尔突然宣布结束了近50年的紧急法令，并废除国家安全法庭，还允许公民和平示威，以便缓和国内日渐紧张的局势。4月22日，又称为“伟大星期五”[1]，各地民众在超过20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肖凌副教授提到，叙利亚危机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导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陷入胶着状态。至今，叙利亚国内多个反对党以及反对派独立人士，都已

1　“伟大星期五”，英译为 The Great Friday。自 2011 年的叙利亚内战为止是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所以被抗议派列为是“伟大星期五”。


陆续加入了这场不可收拾的战役。首先，“全国协调机构”[2]由叙利亚国内15个政党率先成立，是该国最大的反对派联合组织，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温和派。另外，在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一些长期流亡海外，或因暴动后离开叙利亚的反对派，也组成了“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3]。这个联盟在一些国家自称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意图取代全国协调机构成为最大的反对派组织。

其他的反对阵营，包括了“叙利亚革命委员会”[4]、“地方协调委员会”[5]以及“伊斯兰阵线”[6]等。由此可见，各个反对阵营并没有站在同一的阵线，一同推到阿萨德政权，更没有足够的武器应战。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纠纷，让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ISIS）有机可乘，展开了许多暴力活动，并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无可否认，外界的介入正是导致阿萨德政权和反对阵营一直僵持不下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方金英[7]指出，单是阿萨德政府就有来自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8]、伊拉克等国支持；而反政府组织也得到阿拉伯联盟、欧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美国、英国等国家支持，并谴责叙利亚政府的暴行，促请当局进行符合民意的改革。方金英也

2 “全国协调机构”，英译为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Fo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NCC。成立于2011年，属于反对派联盟之一，领导人是Hussein Abdel Azim。

3 “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英译为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SNC。于2011年成立，在土耳其成立。Burhan Ghalioun是该联盟成立以来至2012年的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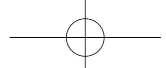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4 “叙利亚革命委员会”，英译为Syrian Revolution General Commission，SRGC。40个叙利亚反对派联合成立的政治组织，中部设立在土耳其。

5 “地方协调委员会”，英译为Lo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LCC。于2011年成立，由地方组织与个人组成的一个网络活动报道组织，主要领导人有Razan Zaitouneh和Suhair al-Atassi。

6 “伊斯兰阵线”，可译为Islamic Front 或AL-Jabhat AL-Isl miyyah。活跃于2013年至2016年。该阵线的主要领导人有Ahmed Abu Issa， Zahran Alloush等。

7 方金英，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下载于http://www.cicir.ac.cn/UploadFile/files/20130823165030272.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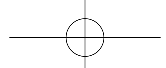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8 黎巴嫩的真主党，可译为Hezbollah。成立于1982年，黎巴嫩人为了是抵抗以色列侵占该国南部，而在伊朗的帮助下成立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目前是黎巴嫩主要的反对派政党。


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反对派阵营，因担心伊斯兰教国的势力坐大，所以一直无意大举挥军直入，导致反对阵营难以动摇当权政府的根基。

2012年岁末，叙利亚内战开始出现化学武器的投入，成为当前最受国际社会争议的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发出警告，不许任何势力在这场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阿萨德政府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才是使用化学武器的元凶，让外部势力找到缺口，干预叙利亚的局势发展。无形中，叙利亚已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两大强国，互相较量的场地。然而，无辜的叙利亚人民，却成为了这场角力的牺牲者。

叙利亚除了需要面对内患的缠绕，以及各大国的搅局以外，还要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多方阵营的入侵与占领。各个势力自顾各自的利益，又还有谁晓得叙利亚平民的存亡与利益呢？


在马的叙利亚移民

如果情况许可，人道关怀计划都希望把所有援助，提供给所有有需要的人。无奈的是，现实的考量就包括了国际之分、区域之别、族群所属、宗教所归以及理念同属等。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成为人道援助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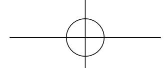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2016年5月共有来自17个家庭，68位叙利亚移民抵达我国。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安排他们参与一项长达6个月的全面的援助计划，官方计划是“马来西亚：叙利亚移民的人道援助计划”[1]。其中的援助包括住宿、家具、每个月RM1000的家用补贴、医疗服务以及教育等。

在此计划下，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为每一位叙利亚移民，寻觅适合的工作，以便他们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独立展开新的生活。相关单位会依据所有叙利亚移民的学历、资历和技能找寻合适的工作。

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也为所有的移民，提供学习英文和马来文的课程，以便他们可以掌握我国通用的沟通语言（他们多数只会阿拉伯语）。另外，还有43位年龄小于18岁的叙利亚移民，破例得到“大马叙利亚生命线”[2]所提供长达6个月的免费教育。

1 “马来西亚：叙利亚移民的人道援助计划”，原文是Humanitarian Program for Syria Migrants – Malaysia。

2 “大马叙利亚生命线”，原文是 Malaysia Life line for Syria。


目前，此计划已成功协助3位移民，成为不同机构的正式员工，以及另外6位移民成为其他机构的非正式员工。目前，已有一个原本受援助的家庭，搬出全津贴的住所，并租下位于雪兰莪州Gombak的一个单位，展开在大马生活的新一页。

据MyCARE执行长，Tuan Haji Kamarul Zaman指出，此计划由我国内政部，MyCARE和7个非政府组织为68名叙利亚移民，提供长达6个月的全面援助计划。他说，在这六个月内他们可以选择退出计划，或是在六个月后在我国独自展开新的生活。他也提到，这是我国和MyCARE第一次执行有关计划，如果此计划达致相当成效的话，便有可能考虑把类似的措施，运用到其他难民群体身上。

随着叙利亚移民的到来，我国各阶层抱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有些欢迎，有些排斥，有人保持中立观望的态度，当然也有人对此事根本不抱任何意见。对叙利亚难民施以援助，其紧迫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地区难民的处境。2012年4月，由联合国安理会[3]成立的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4]正因为叙利亚当地的冲突不断扩大，被迫最终于同年的8月20日结束所有的监督任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5]也指出，叙利亚目前有57%或3百多万人，处于失业的状态，另有75%的居民活在贫穷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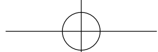
每一位叙利亚移民背后，都有不同的悲惨故事，才会毅然放弃故乡来到我国避难。内战前，他们就跟其他地方的国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安逸地过活，不愿意移民至其他国家。笔者有机会和其中一位的移民珠亥[6]交谈，当提到内战前的生活

3　联合国安理会，原文是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成立于1945年，是机构乃是联合国主要6大主要机构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联合国安理会扮演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角色。

4　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原文是United Nations Supervision Mission in Syria，UNSMIS。成立时期从2012年4月21日至7月20日（3个月）和2012年7月21日-8月20日（延长1个月）。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文是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成立于194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负责进行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

6　珠亥，原文是Zuhail，是马来西亚：叙利亚移民的人道援助计划的叙利亚移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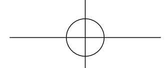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时，他兴奋地形容他所居住的五层楼独立式洋房。遗憾的是，那栋房子在内战期间已被夷为平地。他同时分享到，自己在战火以及难民营里的点点滴滴。至今，他的父母还在叙利亚，依然活在战火中。

笔者希望在这件事上，大家可以放下成见，给叙利亚移民们一个机会，一个重生的机会。至于我国现有机制下所提供的援助是否恰当，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关当局可以认真地检讨。



在马来西亚的叙利亚小孩。


中国与叙利亚内战

对于叙利亚战火，很多世界大国隔空高喊和平的时候，又在另一方提供军火援助。不断的轰炸，不止的伤亡，似乎大家都献上了一份绵力。叙利亚的安宁，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受制于国际原油价格浮动的关系，而不得不密切关注中东国家的局势发展。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经济关系不算密切。目前，中国石油[1]是叙利亚两家最大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并签署了总值近十亿美元的研究与发展援助协议。另外，中国中化集团[2]在叙利亚也拥有其中一家最大的石油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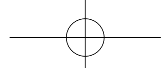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据海法大学[3]的友然·依罗博士[4]指出，军火贸易将会是下一个中国与叙利亚政府深感兴趣的合作领域。友然·依罗博士补充道，2011年在叙利亚叛乱爆发前夕，中国和朝鲜，再加上俄罗斯，与阿萨德政府之间的军火交易比重分别为，前者签署了近30%，后者则签署了50%。由此可见，中国与阿萨德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1 中国石油，英译为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于1988年，在中国北京成立。

2 中国中化集团，英译为SINOCHEM Corporation。于1950年，在中国北京成立。

3 海法大学，英译为University of Haifa。

4 Evron, Yoram. 2013.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ibyan and Syrian Crises in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6, No. 3, October 2013.


根据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副教授[5]指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唯有通过政治管道，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出路，并呼吁国际社会一起朝此方向迈进。由此，在2014年5月22日，当法国提交有关将叙利亚课题提交由国际形势法院[6]审理前，在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下了反对票。

孙国祥副教授说道，中国作出这样抉择的背后考量，跟早前利比亚的先例经验有关，因而不能接受由西方国家主导下，更换叙利亚政权的结果。此外，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来达到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效果。中国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资，并与俄罗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以期望日后俄罗斯也会赞成中国在支持伊朗方面的决定。

另一方面，来自科威特大学[7]的末哈莫·赦霖教授[8]则指出，中国也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主协调机构"[9]建立关系。2012年2月，哈桑 · 马纳[10]曾带领参访团队到访中国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举行会谈。末哈莫 · 赦霖教授教授也指出，中方在此会议上呼吁阿萨德 政府实践改革的承诺，并应该通过对话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与反对阵营之间的矛盾。

以中国的立场思考，他们不愿失去在叙利亚的石油和军火的经济利益，因此与阿萨德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反之，因反对派阵营逐渐壮大，再加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让中国意识到阿萨德政权的执政危机，所以也与反对派阵营建立关

5 孙国祥，2014，中国对当前中东局势之回应 ，于全球政治评论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第 48 期，48，19-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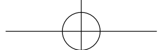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6 国际形势法院，英译为 Criminal International Court。成立于 2002 年，位于荷兰海牙。

7 科威特大学，英译为 Kuwait University。

8 Selim, Mohammad. (2013). China's Emerging Role in the New Arab World in Arab World Studies. 6th edition, retrieved in http://mideast.shisu.edu.cn/_upload/article/9d/2d/6e387631448d9b42f25a7f38a430/ab954c4f-e928-447a-966c-c4f93ba6bed1.pdf

9 "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主协调机构"，英译为 The 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

10 哈桑 · 马纳，英译为 Hassan Mana。他服务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军阶是空军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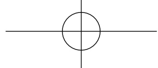




系。尽管中国与阿萨德政府较为亲近，不过，中国在经济和利益这两大层面，还算扮演着中立的角色。笔者认同末哈莫·赦霖教授的观点，他指出中国高度关心叙利亚局势原因之一，是希望可以打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

叙利亚内战的延续，源自于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影响。叙国的年轻一代，大多积极反对当权派的腐败与政府体制的败坏。无可奈何的是，国内宗教派系间的纠纷、恐怖主义的渗透等因素，却把国内的冲突引向无止尽的悬崖边缘。为了巩固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来自世界各大国的外来势力，长期介入了叙利亚国内的局势。从叙利亚内战的角度来看，联合国仅仅尝试提供各方沟通的平台，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实质的效果。

战乱中，处于弱势的妇女和小孩，自然是最为遭殃一群。她们都因他人的贪婪与自私，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叙利亚对和平的愿望，因而显得虚无缥缈，忽远忽近。









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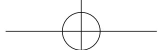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照片取自Emprendices https://www.emprendices.co/top-100-las-empresas-mas-grandes-del-mundo-2011/



SINOCHEM

中国中化集团（SINOCHEM）

照片取自World of Chemicals http://www.worldofchemicals.com/media/sinochem-solvay-to-co-operate-in-areas-of-green-chemical/8535.html


头巾下的煎熬

常年战乱的叙利亚，老百姓的生命就犹如刍狗蝼蚁。在枪声弹雨中，妇女和小孩自然是最为弱势的一群。相比于男性，妇女或单亲妈妈们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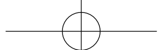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近年来，大批叙利亚难民蜂涌至邻国，如黎巴嫩、约旦、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这些难民的出逃，无非是想远离战乱的祖国。然而，许多负责收留难民的国家，并无法提供足够的援助，如水源供应、电流、健康和教育等。以黎巴嫩为例子，该国只有4,000,000人口，但仅仅是叙利亚难民，就已占据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约1,000,000。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1]有关叙利亚女性的分佈的资料如下：

区域	事项	人口
居住在叙利亚的女性	年龄介于 15 岁至 49 岁的女性	300 万
	怀孕妇女	50 万
	总人口	1220 万
居住在叙利亚邻国的女性（皆持有联合国难民证）	年龄介于 15 岁至 49 岁的女性	100 万
	怀孕妇女	7 万
	注册的难民人数	390 万

取自联合国人口基金，2015。

1　联合国人口基金，英译为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2015，Women and Girls in the Syria Crisis: UNFPA Response, Facts and Figures，下载于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df/UNFPA-FACTSANDFIGURES-5%5B4%5D.pdf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2]的报告指出，目前在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共有超过16,000名叙利亚难民，注册暂居在单亲妈妈或妇女主导的家庭[3]里。这些难民无不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当中1,800名属于残障人士。由于资源短缺的关系，很多时候这些单亲妈妈们只能在缺乏电流、门锁，或只有公共浴室的难民营里度过。不难想象，这样的空间，大大增加了她们遭遇男性性骚扰的机率。

该报告也指出，2014年的调查显示，6,991位单亲妈妈或妇女主导的家庭中的347位，声称她们在叙利亚或逃难至其他国家的时候，曾遭遇过性骚扰和性别暴力[4]。其中，共有1,050位单亲妈妈或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曾在入境黎巴嫩，或通过联合国难民证进入其他国家时，曾遭遇不同程度的风险。另外，此报告也提到，有少数的妇女声称她们曾遭受当地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性骚扰。由此可见，在难民营里的叙利亚女性，她们的悲惨遭遇，似乎只是换了个场景，恐慌的气氛依旧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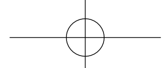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在一项联合国难民署在约旦的调查指出，女性的工资往往比男性来得少。受访的女性，大多任职于教育机构、看护、缝纫、手工艺品和理发业。因难民身份的关系，很多国家并未允许叙利亚难民合法工作的权利。因此，很多叙利亚难民，只好以非法的工作方式来赚取微薄的生计。

在阿拉伯传统的观念底下，很多妇女只会留在家里处理事务，外出工作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她们之所以需要外出工作，大多因承担了一家之主如父亲或丈夫，所留下来的债务，只好通过贩卖饰品、以童工身份工作，甚至以性服务，来换取物资和自身安全。跟叙利亚难民课题相关的课题上，童婚现象的存

2　联合国难民署，英译为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 2015，Women Alone; The fight for survival by Syria's refugee women，下载于http://www.refworld.org/pdfid/53be84aa4.pdf

3　单亲妈妈或妇女主导的家庭，英译为female-headed refugee household。

4　性别暴力，英译为gender based viol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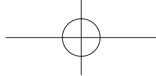

在，一直是最让人感到棘手的问题。

自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对每一位母亲而言，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己孩子们前途。一夜之间，他们的孩子便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为了生计，许多儿童只好加入童工的行列，挣取微薄的收入。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由单亲妈妈或妇女主导的家庭，很多时候考虑到需要照顾的弟妹众多，或希望有工作的孩子，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而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嫁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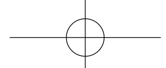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联合国人口基金也指出，在叙利亚提供援助是艰巨的挑战。少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制于叙利亚臃肿的官僚体系，在叙利亚境内服务，经常遇上不少阻碍，并难以在反对阵营管辖的范围内提供医疗服务。叙利亚在内战前往昔的美好，很难让人与现况产生联想。叙利亚难民营里煎熬的生活，尤其是女性以及小孩所面临的种种艰巨，更需要国际社会多加关注。



正等待Visa便逃难至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照片取自Egyptian Streets






简介
伊斯兰教国
(Islamic State, IS / ISIS / IS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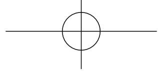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骑劫了伊斯兰教教义（特别是逊尼派，Sunni），声称要成立一个“伊斯兰教国”。目前，该恐怖组织已经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根据占领的土地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地，设有自立门户的政府，行政单位，军队，法庭，自主的财政体系等。统治下的人口约 6 百万人，可符合一个微型国家的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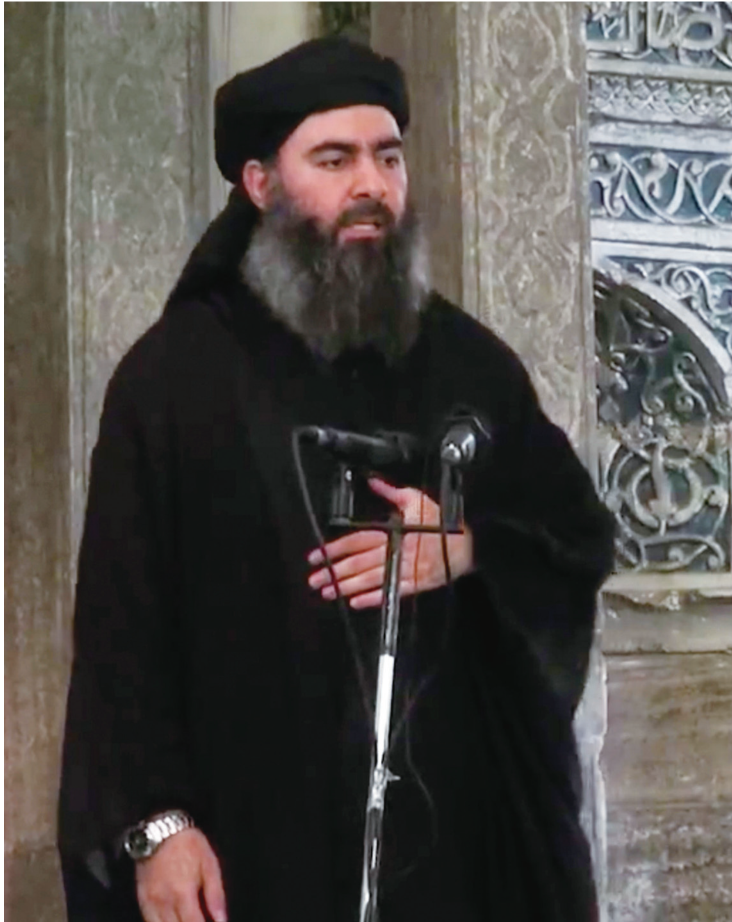
叙利亚的内战，伊拉克的混乱，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的支援，国际大国的介入等因素，让 ISIS 的恐怖主义的传播和建国变得如此的顺利。

序	名称	中译	总结
1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ISIL）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皆是同指一个恐怖组织。
2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ISIS）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3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	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4	Islamic State（IS）	伊斯兰教国	
5	Daesh	ISIS的阿拉伯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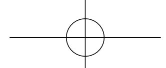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ISIS的官方徽章

ISIS主要领导人阿布· 贝克尔· 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照片取自The Independent。


你可能不知道的IS

伊斯兰教国或IS在我国是个不可多谈的名词。遗憾的是，我国国民对此恐怖组织只有极少的认知。IS入侵有别于以往的方式。在我国了解和预防IS的渗透更是急迫。

2014年，有报导指出我国26岁青年阿末塔米米，于5月26日在袭击伊拉克安巴尔省的特种部队总部时，炸死25名政府军。因此，他成为大马史上第一名直接参与IS的自杀炸弹手。2016年，据CNN[1]的报道，我国总警长丹斯里卡立宣布，于6月28日在吉隆坡的手榴弹攻击，是IS在马的首次出击，造成8名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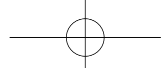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来自新加坡的反恐专家罗汉·古纳拉特纳博士指出，从IS入侵大马的事件来看，可以预测恐怖理念已开始蔓延至东南亚地区。紐約州立大學梅迪思副教授[2]提到，大马的伊斯兰教的本质和热衷于伊斯兰教化，让我国成为了IS的目标。来自美国的珀源[3]，目前任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4]的副研究员提到，对IS而言，大马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

1 Cable News Network (CNN)，其官网是 http://edition.cnn.com/。

2 The Straits Times, 2016，Malaysian police confirm nightclub blast first successful attack by ISIS on Malaysian soil，下载于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

3 珀源（英译为Phuong Nguyen），2016，Recalibrating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下载于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calibrating-islamic-state-threat-southeast-asia

4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英译为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其官网是https://www.csis.org/。


在2014年6月左右，IS仍只是一千人左右的叙利亚反抗军，后来才潜逃至伊拉克北部重镇。到九月份的时候，IS已经成发展为一万多人的暴力与恐怖主义的组织。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王崑义说道，IS的快速崛起是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反对派成员，加入和他的"极端"阵营，同时也吸引到全球各国的极端穆斯林的参与。

王理事长也提到，IS发现叙利亚已经获得俄罗斯的"协助"后，判断叙利亚政府军多半能稳操胜算，所以只好移至伊拉克北部成立"伊斯兰教国"。再来，伦敦国王学院的彼特·諾伊曼教授也估计，在叙利亚来自西方的斗士80%都加入了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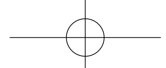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大马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组织 - 阿克萨· 萨利[5]雪兰莪州主席，赛义末哈莫拉迪[6]提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居民，给予IS强烈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是出至于政治上的考量，而不是因为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力挺。他们希望通过IS，推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的残暴政权。当然，IS的崛起并非源自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纠纷。

IS的成员，并不局限于来自中东国家的平民。来自德国、法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自愿者"，也纷纷加入成为所谓的"圣战成员"。目前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吴思科也指出，大多数中国战士是维吾尔族人。他们会讲突厥语系语言、大多为穆斯林、并住在新疆。此外，该组织也会利用各种手段，招揽各国较年轻貌美的少女，成为"军妓"。

IS在中东执行的野蛮行径罄竹难书，包括将异教徒斩首示众、将头颅钉在尖椿上、活埋妇女和儿童、随意向行人和司机射击、将反对者钉在十字架上等。然而，支持IS就等同于支持

5　阿克萨·萨利，其组织全名为 Aqsa Syarif。成立于 2010 年，官网是 http://www.aqsasyarif.org.my/v3/。

6　赛义末哈莫拉迪，其全名是 Ar Syed Mohd Radhi。他是一名建筑师，并长期关注 IS 和中东国家的发展。目前是 MyCARE 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伊斯兰教吗？2014年7月4日，在全世界深居权威地位的宗教师组织，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7]主席，赛义卡达维博士[8]发出宗教令[9]，宣布IS是违法的，IS与伊斯兰教教义完全无关的。IS只是借用建立伊斯兰国为号召，通过非理智、非人性的手段，来达致特定的议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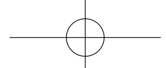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全世界宗教师组织International Union of Muslim Scholar (IUMS) 主席，Sheikh Dr. Yusuf Al-Qaradhawi。

照片取自 The Muslim 500

7　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英译为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uslim Scholar (IUMS)。

8　赛义卡达维博士，英译为 Sheikh Dr. Yusuf Al-Qaradhawi。生于 1926 年，来自埃及，是着名的伊斯兰教学者。

9　宗教令，马来译为 fatwa。其义是由一名伊斯兰教法律专家或组织或单位颁布的宗教法令。


Islamic State (IS) 恐怖主义的渗透

IS和「圣战」主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其恐怖影响已蔓延至全球。其影响甚至广泛，不限国际，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等。

IS于2014年6月29日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于此同时，IS陆续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的恐怖暴力活动，以及借用社交媒体的平台，散播恐怖思维。因此，受到其恐怖与极端思想的穆斯林，不只局限于中东国家，许多来自西方以及亚洲等地的穆斯林，也纷纷加入IS的"圣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宁副教授[1]提到，目前加入IS的西方青年不计其数。据伦敦大学的激进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2]，于2015 年 1 月提到[3]，加入IS的国外人士已有2万多人，而来自西方国家的占25%。《世界与国家安全》[4]杂志编辑，斯瓦地·莎玛[5]指出，西方国家参与"伊斯兰教国"的人数，依多寡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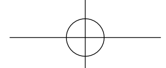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1 李宁，2015，"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第11月，第6期，88-106，下载于http://mideast.shis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1/47/0268bb0a4d96a2c88ea56081b1c5/5558e70a-4937-48e3-8511-ad4f45fd9efe.pdf。

2 激进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英译为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CSR)。

3 ICSR，2013，ICSR Insight: Up to 11,000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steep rise among Western Europeans，下载于http://icsr.info/2013/12/icsr-insight-11000-foreign-fighters-syria-steep-rise-among-western-europeans/。

4 《世界与国家安全》杂志，英译为 Journal of World and National Security。

5 斯瓦地·莎玛，英译为Swati Sharma。


分别为：法国（1200位）、英国（600位）、德国（600位）、比利时（440位）、荷兰（250位）、瑞典（180位）、奥地利（150）、丹麦（150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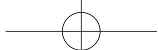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激进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同时指出，许多西方女性也参与IS，并成为所谓的“圣战新娘”。李宁副教授透露，来自西方的穆斯林女性加入IS的目的，是渴望活在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并期待享受平等穆斯林情谊，以摆脱西方社会的枷锁和歧视。在法国，就曾掀起一连串禁止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穿长袍，或其他附有伊斯兰标志服饰的争议。

东南亚地区也逃离不了IS的笼罩。据日本经济新闻在2015年指出，IS会向加入者提供的高额报酬和优厚的住所。尽管大多数居住于亚洲的穆斯林属于温和派，但是越来越多出身贫穷而且思想极端的穆斯林，开始拥护IS的极端主义。不过，日本媒体也提到，由于东南亚的政府相对严密地监控所有恐怖活动，导致IS难以建设大规模训练营，扩大统治地区等。

目前，我国警方反恐部玛尼瓦纳警长[6]发现，境内有四个刚成立的穆斯林组织，分别是哈立德·瓦利德旅（BKAW）[7]，阿拉干·多拉（ADI），坡格·仄玛雅（BAJ）和大马多拉伊斯兰（DIMZIA）。这些组织以网络宣教的模式，鼎力支持IS。据说，相关组织成立时间不到一年，以“天下穆斯林为一家”的理念，企图在东南亚地区成立“伊斯兰教国”。此外，我国警方也估计，目前大约有100多名的大马公民，正参与伊斯兰教国的圣战活动。根据我国警方所逮捕的 IS 支持者来看，他们都是通过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和宗教讨论活动等形式，才接触到上述的极端组织。

6 玛尼瓦纳，其全名是Manivanan Sibalinggam。

7 哈立德·瓦利德旅（其全名是Brigade Khalid Al-Walid, BKAW），阿拉干·多拉（其全名是Arakan Daulah Islamiah，ADI），坡格·仄玛雅（其全名是Brigade Al-Jemaah，BAJ）和大马多拉伊斯兰（其全名是Daulah Islam Malaysia，DIMZIA）。


来自印尼的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8]指出，我国和印尼加入“圣战”，都只局限于在叙利亚发动的恐怖袭击。目前，他们也成立一个以马来语为主的“伊斯兰国组织马来群岛部队”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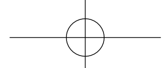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无可否认，IS的招募行动来势汹汹。他们所采用网络宣传与媒体攻势，已成功把极端恐怖主义扩散到全世界。通常加入IS的穆斯林，都对伊斯兰教的认知不足，并幻想此举能拯救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逊尼派教徒。很多时候，奉承IS的穆斯林，多是边缘群体，带有强烈的疏离感，并在事业与就业上遭受歧视，缺乏社会归属感，却又满怀极端的宗教热诚。

IS的渗透，主要原因不外乎源自于经济疲弱，社会上充斥着刻板印象，缺乏跨宗教与族群之间的对话，以及正确教育与资讯长期不足等。因此，无论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还是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公民，都该严正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于2016年6月28日，IS在马来西亚酒吧的首次袭击。
照片取自 CNN

8 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其全名是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


IS的资金来源

IS号称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不少国外的追随者，是为了那份优厚的待遇，才选择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他们的资金又是从何得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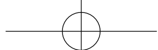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IS）的主要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于2010年脱离“基地”组织，并走上更极端，更血腥的路线。从此，IS震撼人心的恐怖策略，瞬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1]指出，一般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透过官方或民间的宗教慈善捐献、经济犯罪、金融投资或资产转移等方式来筹集。IS自建国以来，除了用恐怖主义治国以外，其组织资金来源，一直都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事。根据华盛顿中东策略研究院[2]的分析，IS的收入，大致上都来自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区的税收、勒索以及绑架。另外，IS也曾抢劫在摩苏尔[3]的中央银行，夺取4.29亿美元，并走私石油、军火、古董等等，聚集大量的资金。

1 朱威烈：《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66 页。

2 华盛顿中东策略研究院（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5, Funding ISIS,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infographics/Islamic-State-of-Iraq-and-al-Sham-ISIS-Funding.pdf

3 摩苏尔，英译为Mosul。该城市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目前被IS实际控制。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4]的霍华德·沙茨博士[5]指出，IS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石油买卖。他说，IS目前控制了大约十几个油田以及几个炼油厂，保守估计每天大约有100万至200万美金的收入，并通过中间人转销至叙利亚、伊拉克，甚至是伊朗的石油市场。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景然[6]指出，IS大肆进行的石油走私活动，压低油价贱卖的方式，导致全球油价下跌，扰乱了国际油价市场的秩序。这种情形，无疑已将世界带入“石油恐怖主义”的年代。让人无奈的是，IS每天仍能通过销售石油，谋取大量的收入。这里头，隐含世界各大国自私的盘算，乐意向IS购买贱价的石油，无形中直接资助了IS的恐怖活动。

除了石油，绑架他国人民也是IS惯用的谋财手段，而且这样的做法成本低，风险小，还能保证极高的回酬。绑架除了可以获得赎金以外，同时也起到扩张IS影响力的效果。自IS成立以来，遭公开的绑架的人质包括了美国记者彼得·西奥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佛利英国救援人员海恩斯、德国男性人道主义工作者、法国的4名记者、中国工程师、土耳其公民、日本的汤川遥菜，以及美国人道主义工作者凯拉·米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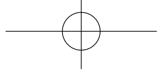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IS同时依靠来自沙特[7]，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资助。不过，这种论述即便属实，多半也是来自民间富人的私人捐助，而不是官方支持。然而，霍华德·沙茨博士却提到不同的意见，认为海湾国家的资金，并不是IS主要收入来源。他认为，IS单是依靠本地的收入，规

4 Rand Corporation, 2014, How ISIS Funds Its Reign of Terror, http://www.rand.org/blog/2014/09/how-isis-funds-its-reign-of-terror.html

5 霍华德·沙茨，英译为Howard Sha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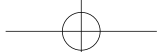
6 李景然，2014，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在阿拉伯世界研究，第6期，107-118，下载与http://mideast.shisu.edu.cn/_upload/article/9b/4a/fc35f17c4e7da8b5509a269ba132/e37c969c-eece-4890-b61f-0c0e2f935b27.pdf

7 沙特（英译为Saudi Arabia），卡塔尔（英译为Qatar），科威特（英译为Kuwait）和阿联酋等（英译为United Arab Emirates）。


定每一个下层都得向上层缴纳20%的收入（如石油走私，绑架人质，抢劫银行等），就已经足够展开并援助各种恐怖袭击活动。

我国曾被IS点名为将受到攻击的高风险国家。因此，大众以及政府对IS课题视而不见，并不是最佳的应对策略。IS善用新科技以及崭新的宣传方式，成功将其影响力蔓延至特定的穆斯林群体。坚守和平教育的理念，加强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以及适当的宣教工作等，都是防止IS的极端主义继续扩散的有效手段。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团体，都有责任制止IS的恐怖主义继续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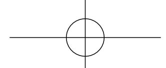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被IS绑架人质的美国人道主义工作者兼记者彼得·西奥（Peter Kassig）。
照片取自 ABC News



被绑架的美国着名战地记者詹姆斯·佛利（James Foley）。
照片取自 ABC News


IS的性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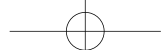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得占据妇女，当作遗产，也不得压迫她们　，以便收回你们所给她们的一部分聘仪。”（《可兰经》卷四，妇女章，第19节）

目前，IS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府对抗，并在他们所占据的城市实行极端的伊斯兰教制度。IS的男性成员不可以对身着传统长袍，头戴面纱的妇女搜身，因此成立了全女性的搜查队名为 - 汉萨[1]。汉萨主要是管理城里的治安，和确保当地妇女遵守IS的清规戒律。IS是高度奉行男性主义之上的恐怖组织，女性没有同等的待遇。更让人可恨的是，IS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把女性沦落为男性发泄的性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雅兹迪教派实际上包含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婆罗门教的元素，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宗教，而常被人误解为“拜魔鬼”的人。他们的独特信仰模式，导致这群信众在历史上遭受72次的种族灭绝。如今，受到IS的恐怖统治，身处伊拉克的雅兹迪[2]自然遭到IS的种族洗劫，男人都被残杀，而女人则是被卖往性奴市场。

1　汉萨，其全名是al-Khansaa。

2　雅兹迪，英译为Yazidi。


根据号角计划[3]的报导指出，吉利汉教授在德国成立了相关机构，负责收留和治疗成功逃离IS魔掌的雅兹迪女性。目前共有1100人，年龄介于4岁至40岁，他们全部都曾多次被所谓的“圣战士”性侵犯。

赞纳特是雅兹迪人，所以与生俱来就是雅兹迪教徒。可悲的是，在她15岁的时候，与成千上万的雅兹迪妇女一样成为IS的性奴。因赞纳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所以被挑上服侍IS组织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和他的亲友。最后，赞纳特在一次侥幸的机会下，终于逃离IS的魔掌，并重见天日。

在扣留期间，赞纳特巧遇美国人质凯拉・缪勒。凯拉是一名在叙利亚的人道关怀工作者，并于2013年被IS逮着、强逼成为巴格达迪的老婆、强制成为穆斯林、迫使戴上传统的面纱。尽管如此，2015年2月她依然遭受杀害，死时才26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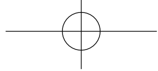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来自基督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林悦恩[4]指出，于2014年共有超过150名女性，其中包括怀孕妇女和未成年的女，因拒绝成为性奴或嫁给所谓的“圣战士”而被IS处死。她说，IS也曾发佈相关的指引，允许“圣战士”有权利拐带任何女性成为他们的妻子。另外，这些“圣战士”也可以跟18岁以下未成年的女性结婚，两位男士可以共同拥有一名女性作为奴隶等。

来自联合国的代表再娜・巴谷砬[5]指出，IS以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开创了贩卖性奴的市场。性奴的价钱会依据雅兹迪人与基督徒的年纪而有所区别，年龄介于1至9岁价值169.21美元、10至20岁价值26.91美元、20至30岁价值84.60美元、30岁至40岁价值

3 号角计划，英译为The Clarion Project。

4 林悦恩，2014，拒绝当性奴150名女童妇女被ISIS处死，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4646/20141218/%E6%8B%92%E7%B5%95%E7%95%B6%E6%80%A7%E5%A5%B4-150%E5%90%8D%E5%A5%B3%E7%AB%A5%E5%A9%A6%E5%A5%B3%E8%A2%ABisis%E8%99%95%E6%AD%BB.htm。

5 Doug Bolton, 2015, Isis 'price list' for child slaves confirmed as genuine by UN official Zainab Bangura（再娜・巴谷砬）,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sis-price-list-for-child-slaves-confirmed-as-genuine-by-un-official-zainab-bangura-1043734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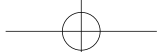




63.45美元和40岁至50岁的价值42.30美元。

2016年，曾被IS抓走当性奴的雅兹迪纳迪亚·穆拉德，虽然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授予2016年哈维尔国际人权奖[6]。她因成功逃离IS的魔掌，抵达法国，开始重生的机会，而广为人知。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自卑，并勇于公开演讲分享经验，让世人关注IS的课题。

毋庸置疑的是，IS是透过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方式，来达到建立所谓的"伊斯兰教国"的目的。IS骑劫了伊斯兰教原为和平的理念，并且实行倡导恐怖袭击，合法化强奸等等严重侵犯人权与自由的行为。IS的崛起，将原本已经弱势的女性推向无底的深渊，并沦落为廉价和泄欲的商品。

6　哈维尔国际人权奖，英译为Vaclav Havel Pri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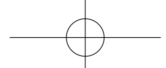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赞纳特（Zeinat）是雅兹迪人，15岁的的时候被ISIS逮着，所以被挑上服侍IS的织头目阿布· 巴克尔· 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和他的亲友。最终，幸运的逃离ISIS的魔掌，并重见天日。

照片取自CNN



美国人质凯拉· 缪勒（Kayla Mueller）。凯拉是一名在叙利亚人道关怀工作者，并于2013年被ISIS逮着、强逼成为巴格达迪的老婆、逼迫成为穆斯林、迫使戴上传统的面纱。遗憾的是与2015年2月确定被杀害，当时她才26岁。

照片取自ABC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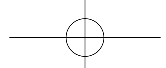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吉利汉教授（Jon Ilhan Kizilhan）正访探访逃离于ISIS魔掌的雅兹迪幸存者。照片取自Rhein Neckar Zeitung



纳迪亚·穆拉德（Nadia Murad），雅兹迪人，于2014年8月被IS绑架为性奴。同年的11月份成功逃离IS的魔掌。2016年被授予哈维尔国际人权奖（Vaclav Havel Prize）。


IS 的媒体策略

IS善于透过媒体进行自我行销，早已闻名国际。如此一来，严重打击了原本呼唤和平的伊斯兰教的形象，导致伊斯兰教在不少人心中等同于恐怖主义。

IS在发动网络袭击方面，确实下足了功夫，更可视为更加激进的宣教方式。根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亚当·霍夫曼[1]的观察，IS会通过社交媒体、图像、时尚杂志以及伊斯兰教歌手团体[2]，在推特[3]上频密活动，利用具好莱坞水平高质量的恐怖视频，成功把他们的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成为21世纪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新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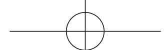
IS并不是第一个善用媒体网络的恐怖组织。在1980年代末，奥萨马创立基地组织时，就已经懂得利用网络开始招揽新成员和传播恐怖思想。另外，在索马里的恐怖组织-圣战者青年运动[4]，于2011年初也开始在推特上分享英文信息。相较之下，

1 Adam Hoffman（亚当・霍夫曼）, 1996, The Islamic State's Use of Social Media: Terrorism』s Siren Song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Islamic State: How Viable Is It?, Yora, Schweitzer & Omer Einav, Ramat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2 伊斯兰教歌手团体，也可称 nasyid。

3 推特，英译是 Twitter。

4 圣战者青年运动，其全名是 al-Shabaab。


IS以外的恐怖组织，在社交媒体的运用方面较为保守，则是不争的事实。

无可否认的是，IS除了成功吸引到更多支持者的加入以外，同时也让全世界人的心，蒙上恐惧的阴影。据奎利姆智库[5]的研究[6]，IS已经改变了传统萨拉菲圣战[7]的媒体活动，他们放弃了安全营运的考量，在宣传方面显得活力十足。

亚当·霍夫曼也指出，IS旗下的媒体单位如al-Furqan 和al-I'tisaam会负责拍摄阿拉伯电影，al-Hayat媒体中心主攻西方电影和出版，al-Ajnad安排伊斯兰教歌歌手团体，al-Bayan兼顾电台广播。除此以外，各州也设有所属的媒体办公室，处理当地视频和报导。《伊斯兰教国：电子哈里发》[8]一书指出，IS的网络经营始终贯彻着去中心化[9]的原则。每个区会都有自己视频，社交媒体户口等，长期传播有关IS的恐怖主义。

布鲁金斯研究院[10]在2015年3月份的研究结果指出，IS共有46,000个推特的活跃账号，每天发出约90,000个帖文。亚当·霍夫曼指出，IS跟基地还有其他恐怖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IS贯彻着更为全面的文化策略，以塑造出穆斯林家园的形象。

IS对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出一同迁移[11]至伊斯兰国的呼吁，某程度上就犹如当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移至麦地那的事迹一般。社交媒体成为IS的首要宣传工具，并成功吸引了来自全世

5 据奎利姆智库，其全名是 British Quilliam Foundation。

6 Charlie Winter, “The Virtual Caliphate: Understanding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a Strategy,” Quilliam, 2015, p. 4, http://www.quilliamfoundation.org/wp/wp-content/uploads/publications/free/the-virtual-caliphate-understanding-islamic-states-propaganda-strategy.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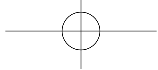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7 萨拉菲圣战，英译为 Salafi movement。是是逊尼派穆斯林中其中一种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

8 Abdel Bari Atwan，The Islamic State: The Digital Caliphate（伊斯兰教国：电子哈里发），United States: Saqi Books.

9 去中心化，英译为 decentralized。

10 J. M. Berger and Jonathan Morgan, “The ISIS Twitter Census,” Analysis Paper No. 20, Brookings（布鲁金斯研究院）, March 2015, p.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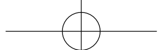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11 迁移，全名是 hijrah。意思是至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的从麦加（Mecca）迁移到麦地那（Medina）。


界不同背景的“圣战士”。据联合国[12]的报导，估计有约25,000外来人士已经加入IS。

最后，笔者希望相关的专家，可以通过了解IS的宣传模式，找到对IS施行阶段性剿灭的可能。水可载舟，亦能覆舟，IS固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来散播恐怖讯息，但与此同时，秉持和平理念的相关组织也可以借助网络，揭穿IS的恐怖面纱，宣扬宗教的正向教义，增强信众的判断能力。

12 Edith M. Lederer, “UN Report: More than 25,000 Foreigners Fight with Terrorists,” AP, April 2, 2015,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cec52a0dbfab4c00b89bc543badf6c20/un-report-more-25000-foreigners-fight-terror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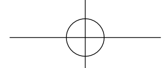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简介
罗兴亚人（Rohingya）



照片取自 Huffington Post.

序	事项	人数
1	在大马的罗兴亚人	约 150,000
2	在大马具有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难民证的罗兴亚人	54,586（更新于 2016 年 10 月）
3	在大马非法居留的罗兴亚人	约 100,000

居住在大马的罗兴亚人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了。领难民证却只是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犹如见不得光的苟且偷生。


万塔之国的族群隔膜

日前，根据缅甸的官方数据，该国共有135个民族。除了缅甸族外，还有掸族、克伦族、若开族、华人、孟族克钦族、克耶族等。然而，根据1982年缅甸国民法[1]的规定底下，罗兴亚人却被排除在外。

在缅甸，罗兴亚人（约100万人口）大多居住在缅甸的北部的拉卡恩州[2]，或又称阿拉干。近来，属于印裔穆斯林的缅甸罗兴亚人，大举涌入邻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罗兴亚人逃离到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人道援助组织高度关注的课题。在大马，更掀起了关注罗兴亚人处境的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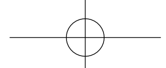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缅甸曾是英殖民地之一，于1885年遭到占领后并入英属印度[3]成为其中一个省份，由印度英殖民政府所管辖，也间接受到印度政府的管辖。直到1937年，缅甸才由伦敦直接管辖。据南洋理工大学的廖建裕教授[4]说，很多时候罗兴亚人都被当成是印度或孟加拉的后裔。在缅甸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罗兴亚是印度

1 1982年缅甸国民法，英译为Myanmar's 1982 Citizenship Law。

2 拉卡恩州，英译Rakhine State，或称阿拉干（Arakan）。位于缅甸西南方的一个城市，与孟加拉为邻。

3 英属印度，英译为British India。

4 廖建裕， 2015，罗兴亚船民问题的症结，在联合日报，http://www.gelora45.com/news/LeoS_MasalahRohingya_Th.pdf


人，是当时缅甸殖民者之一的后裔。因此，当缅甸独立以后，该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罗兴亚人（印度人）也是曾经欺压过缅甸人的族群。

廖建裕教授也指出，罗兴亚人不曾被认定为缅甸的族群之一，而被当成是外国人。由于拉卡恩州的资源有限，缺乏发展，居民生活艰巨，到了2012年的缅甸开放以后，当地的拉卡恩人便发生了各式的种族冲突，导致中央派兵镇压。许多的罗兴亚人从此流离失所，并逃离至国外。据半岛电视台的阿内拉·莎达[5]指出，约140,000的难民居住在贫民窟似的营地，没有获得有关当局的允许下，任何人不得离开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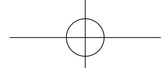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阿丽娜·林波，伊丽莎白·玛尔，塔斯敏·莫达拉和凯瑟琳·慕言[6]指出，目前在缅甸的罗兴亚人，遭受严重的人权侵犯，而肇事者正是缅甸的军方、安全部队、警方以及卡恩州当地的佛教徒等。当地人透露，罗兴亚人经常遭受酷刑，或被任意扣留，性侵犯等身心的伤害。另外，在拉卡恩州的罗兴亚人也缺乏自由活动的权利，并面对食物短缺、干净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医疗护理、缺乏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等问题。

可恨的是，缅甸佛教僧侣阿欣威拉杜，却骑劫了佛教的名义，在缅甸宣扬恐怖主义，鼓吹展开对穆斯林和罗兴亚人的种族洗劫和迫害。来自半岛电视台的巫塞义·西帝奎[7]提到，阿欣威拉杜也曾警告缅甸民众，认为缅甸的穆斯林企图接管国家，并声称罗兴亚人企图在缅甸建立伊斯兰国。这已促成公众的恐

5　阿内拉·莎达（英译为Anealla Safdar），2015，Who are the Rohingya?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5/10/rohingya-151024202611276.html

6　阿丽娜·林波（英译Alina Lindblom），伊丽莎白·玛尔（英译Elizabeth March），塔斯敏·莫达拉（英译Tasnim Motala）和凯瑟琳·慕言（英译Katherine Munyan），2015，Persecution of the Rohingya Muslims: Is genocide occurring in Myanmar's Rakhine State? A Legal Analysis，http://www.fortifyrights.org/downloads/Yale_Persecution_of_the_Rohingya_October_2015.pdf

7　巫塞义·西帝奎（英译为Usaid Siddiqui），2015，Myanmar's Buddhist Terrorism Problem，http://america.aljazeera.com/opinions/2015/2/myanmars-buddhist-terrorism-problem.html


慌，并深化了缅甸佛教徒与罗兴亚人之间 的隔阂。由于其散播恐惧的行为，时代杂志称阿欣威拉杜为“佛教的恐怖分子”[8]，并为其冠名为“缅甸·彬·拉登”。

在缅甸，2010年大选和2012年的补选中，持有“白卡”的罗兴亚人都获允许在大选中投票。但阿内拉·莎达说道，到了2015年，由于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不断升高，共有15名罗兴亚人因父母并非是在缅甸出世，而被拒绝参与该国的大选。与此同时，持有白卡的罗兴亚人也丧失了投票的权利。目前，共有约700,000的罗兴亚人持有这种临时身份证。所谓的白卡，是作为提供给流离失所，无国籍身份的罗兴亚穆斯林群体，在申请公民身份证之前的程序之一。

2015年下旬，缅甸官方[9]也指出，他们将陆续更换罗兴亚人的“白卡”至“绿卡”或“蓝卡”，同时附上国民申请表格，并规定罗兴亚人必须在2年内完成申请国民的身份的程序。然而，到了2016年却发生了缅甸拉卡恩州西部，由缅甸的国防军主[10]导的种族洗劫事件。罗兴亚群体再一次成为此事件中的受害者。来自阿纳多鲁机构的资料指出，此事件的起因可追溯到之前共有9名缅甸警察，在缅甸与孟加拉的边界遇害。然而，缅甸军方却借题发挥，袭击在拉卡恩州北部的玛巫叨和雅塔[11]的罗兴亚村庄。在此事件中，预计共十几人遇害，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幸存者目前都已逃亡至附近的村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12]所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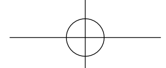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8 佛教的恐怖分子（英译“The Face of Buddhist Terrorist”）和缅甸·彬·拉登（英译Burmese bin Laden）。

9 Min Thein Aung & Khet Mar, 2015, Myanmar Officials Issue Green Cards to Muslims in Rakhine State,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myanmar/officials-issue-green-cards-to-muslims-in-rakhine-state-06152015145915.html

10 缅甸的国防军（全名是Tatmadaw）。

11 玛巫叨Maungdaw和雅塔Yathay。

12 昂山素姬（英译Aung San Suu Kyi）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英译为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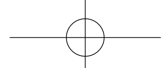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于2015年末旬执政以后，为了巩固该政党联盟的政治地位，对罗兴亚的种族洗劫事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在缅甸，为罗兴亚的正义发声，就意味着与佛教徒对立。大选前，昂山素姬的联盟共有1151位候选人，却没有一人愿意声援于罗兴亚人凄惨的遭遇。如今，许多罗兴亚人群体当中，经常发生弃婴的事件，每个罗兴亚人都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光明正大地生活。



昂山素姬
（英译Aung San Suu Kyi）
照片取自 CNN



缅甸佛教僧侣阿欣威拉杜
（Ashin-Wirathu）
照片取自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在马的罗兴亚人

你知道吗？共有约100，000名罗兴亚人，通过安达曼海域[1]离开缅甸。官方数据指出，至2015年上旬，共有近8,000位罗兴亚人在此海域中丧命[2]。

1970年代，受缅甸军人逼迫的罗兴亚人，第一次离迁至孟加拉国。有些通过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援助下重返拉卡恩州。当地多次的冲突延续至今，导致许多罗兴亚人用尽千方百计逃离至其他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沙地阿拉伯等。根据联合国[3]的统计，预计有200,000名罗兴亚人，从缅甸逃离至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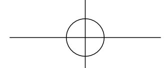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根据来自国际难民的莎娜达・雷诺斯和安・赫林斯活[4]预计，共有150,000位罗兴亚人，目前仍留住在大马。遗憾的是，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只有35,000罗兴亚人注册成为合法的

1 安达曼海域（英译 Andaman Sea）。

2 Lucy Westcott，2015，'One Nightmare For Another:' Rohingya Tell Of Horrors At Sea After Escaping Myanmar， http://europe.newsweek.com/rohingya-beaten-and-killed-sea-after-escaping-myanmar-report-335186?rm=eu

3 Sarnata Reynolds & Ann Hollingsworth, 2015, Malaysia: Rohingya Refugees Hope for Little and Receive Less, https://www.refugeesinternational.org/reports/2015/11/17/malaysia-rohingya-refugees-hope-for-little-and-receive-less

4 莎娜达・雷诺斯（英译 Sarnata Reynolds）和安・赫林斯活（英译 Ann Hollingsworth），2015，Malaysia: Rohingya Refugees Hope for Little and Receive Less，Washington: 国际难民（英译 Refugees International），http://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06c8ea1e4b01d9450dd53f5/t/564a7be4e4b06eb2db984987/1447722996779/Malaysia%3A+Rohingya+refugees.pdf


难民。然而，这些罗兴亚当中，有的已经在大马居住了一代，甚至两代，三代人的时间了。更可悲的是，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难民，不能到外头找工作，导致他们在我国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与与罗兴亚小朋友共聚的活动。活动地点在史里肯邦安[5]，地点为由罗兴亚人组织，阿拉干的罗兴亚组织[6]所经营的学校，也称知识花园学习中心。校长兼组织负责人末哈莫·拉菲[7]提到，他已经来马近20年了，并成立组织希望通过教育下一代。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说，由于难民的身份，在马的罗兴亚人未能合法的工作，然而有些中小型企业，还是会提供些工作机会给他们。

最后，他也感激我国的人道关怀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如提供建校的土地、学习课本、学校的基本设施、电器以及载送学生的货车等。参与组织的成员，多数都是在餐厅打工，工厂当帮手等，属于偏劳力型的工作。由于生活艰难，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大多数都只念到小学的程度而已，之后就得外出打工帮补家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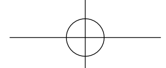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据笔者观察，该所学校相当简陋，但还是有足够的桌椅、黑板、电源以及水源供应等基本设备。一会儿，一辆载满学生的货车抵达学校。听说这辆货车，仍拖欠几张未缴清的罚单，也未还公路税就在公路上行驶。但是，这辆货车每天风雨不改载着莘莘学子到学校上课。至于学校师资，则由其他人道关怀组织负责安排全职老师和志工老师。

参与活动的罗兴亚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马来语，看起来就跟一般的大马小孩一样。当职工

5　史里肯邦安，全名是 Seri Kembangan。位于大马的雪兰莪州（Selangor）。

6　阿拉干的罗兴亚组织，全名是 Rohingya Committee of Arakan (ERCA) 和也称知识花园学习中心，英译是 Knowledge Garden Learning Centre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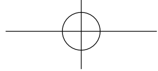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7　末哈莫·拉菲，全名是 Mohammad Rafique。


老师问起他们的理想时，小朋友踊跃地举手回答说想当警察、老师、医生、律师或演员等。一般上，罗兴亚小朋友都在大马出生，然而他们在这片国土上，却注定是难民的身份。他们的父母不能光明正大地工作，也未能提供安逸的生活，安排基本的教育等。听到他们谈起各自的理想，其实是非常奢侈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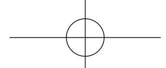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MyCARE旗下机构Nusantara Care (NICE) 主要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人道援助。基本上，NICE会将在马的罗兴亚人区分为四个类别，包括未入境大马的群体、目前扣留在我国移民局的群体、非法或未注册的群体，以及已经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群体。目前，MyCARE与多个单位一同向在我国的罗兴亚人提供帮助，如土耳其的Sadaka Tase，英国的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Relief，Imam Response and Emergency Team (IMARET)，IKRAM Health，Bank Muamalat Malaysia，澳洲的Human Appeal International和缅甸的Myttar Relief Foundation 。至今，MyCARE与多个组织一同提供给罗兴亚难民的援助包括了：食物、健康检查、心灵辅导、提供健康资讯、助养儿童以及协助筹办罗兴亚学校等。

缅甸距离我国不远，每个国人或多或少都曾留意过关于罗兴亚人的困境，但是真正伸出援手的人，却少之又少。罗兴亚人遭缅甸所唾弃，如今在我国过着难民的生活。你也许不知道，我们若能提供多一点怜悯，或给予更多的援助，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想当初，南迁的华裔抵达马来亚时的艰难生活，跟现今在我国的罗兴亚人的处境，两者的遭遇，难道不算是似曾相识吗？




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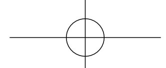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我国的排屋学校

在大城市里，你很难想像四周会有不少的难民存在。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他们都以为努力学习就 能改变命运，但是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悲惨的命运就不会远离他们。

在吉隆坡怡保路[1]的Jalan Cenderun 5 转了两圈，还是找不到罗兴亚难民的学校。拨电给负责的同事，再次确认目的地，同事再share location后才找到。学校位于巷里的第一间，从外头观看，很难说服自己这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筑。实际上只是一间单层排屋，并另外加建了有4个房间。学校校名为Ma' had Darul Hurah dan Tahfizul Quran Al-Karim，是雪隆一带其中一所以教授伊斯兰教教育为主的罗兴亚难民小学。

由于迷路的关系，抵达学校的时候，活动似乎已是尾声了。那天，MyCARE犹如往年一样，为罗兴亚学生筹募了一些必需品。MyCARE每个月都会定时向罗兴亚孤儿提供固定的援助。而今年，MyCARE向这所学校的学生提供书包以及文具。离开前，工作团队为每一位学生准备了简单的午餐饭盒。当然，因报告与行政所需，最后大伙合照留念是少不了的环节。

1　怡保路，全名是Jalan Ipoh，位于大马雪兰莪州。


在罗兴亚学生的眼里，他们之所以会感到高兴，很可能是因为每当陌生人莅临，都会为他们带来新颖的书包和铅笔盒文具。当天的活动结束后，我留了下来，以便进一步了解这所学校的状况。学校校长兼负责人是一名伊斯兰教宗教师，叫亚多拉宗教师[2]。6年前，他从缅甸飘洋过海来到我国，目前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证。这所学校的联络名卡的背面，附上学校常年活动的资讯，包括教育、食物、衣物、丧事处理和割礼[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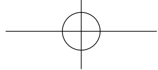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亚多拉宗教师说，三年前他与友人成立了这个组织以及学校，主要是想为罗兴亚的孤儿提供落脚的地方，过后才以学校的方式经营至今。目前，学校一共有70名学生和6位老师。这人数相比起我国一些微型华小的总人数还多。他也提到，学校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有难民证。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学生中，共有40位是孤儿，所以他们会与6位老师一同住在这所学校里。也即是说，他们在这间单层排屋里吃饭、睡觉、游戏和上课。

据了解，这所学校并没有特定的学习纲要。亚多拉宗教师提到，学校除了教授可兰经的教义以外，也会安排教导一些简单的马来文和英文等课程。然而，只有极少数的罗兴亚学生，可以获得机会继续升学。所以对大多数罗兴亚学生而言，有机会在小学学习，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很多学生辍学后，就会以非法身份从事劳动工作，如洗车或清洁工人等。当我问到这些小朋友大概在几岁便会离开学校时，他沉默了，话题因而转开。

走到学校的厨房，里头摆着两个大冰箱，整齐地排满了许多的食材。目前，学校并没有注册为合法的场所，所以也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各方的捐献。三年过去了，都以这种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年算一年的方式维持下去。

2　亚多拉宗教师，也称Ustaz Abdullah。

3　割礼，也称Sunat。是一种穆斯林的宗教仪式，只限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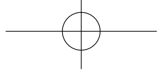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你知道吗？我国并没有签署《1951年难民公约》[4]或《世界人权宣言1948》[5]。也即是说，在我国的难民，并不受相应国际条文的保障。正因如此，以难民的身份在我国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具有难民证，他们都无法在我国工作，更不能够经营生意，也无法上学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该如何自力更生呢？看来，在我国的罗兴亚人，依然无法真正地摆脱他们的悲惨命运。

老实说，我不太能分辨得出罗兴亚人与马来友族同胞。从罗兴亚人的口音，或许还可以分辨得出来，但外形上与马来人相比，根本没有明显的差别。当我们都认为，学校就应该设有草场、礼堂、多媒体设备时，对罗兴亚学生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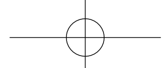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4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文版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actSheet20ch.pdf（英文版http://www.unhcr.org/3b66c2aa10）

5　世界人权宣言1948，中文版全文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英文版全文http://www.un.org/en/udhrbook/pdf/udhr_booklet_en_web.pdf）




Ma' had Darul Hurah dan Tahfizul Quran Al-Karim 学校的外观。


阿拉干的小花

在传统的观念的影响底下，罗兴亚女性高度依赖男性家庭成员或亲戚生存。她们一般上都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并反映出罗兴亚社会的家庭结构。如此一来，也注定了罗兴亚女性与男性，很难在同样高度下沟通。

在缅甸，罗兴亚人遭遇来自军方的种族清洗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早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缅甸却才通过一项“保护种族和宗教法案”[1]。东盟国会议员支持人权组织主席查尔斯·杉蒂阿果[2]批评道，此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歧视种族和宗教”的法案[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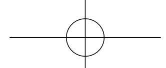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简单来说，此法案的内容[4]包括了宗教转换法案、缅甸妇女特别婚姻法案和一夫一妻的法案。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穆斯林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奉行一夫多妻制，但是缅甸占大多数的佛教徒，却实行一夫一妻制。在该项法案的规定下，若一名佛教

1 “保护种族和宗教法案”，英译为Protection of Race and Religion Bills。

2 东盟国会议员支持人权组织，英译为ASEAN Parliamentarians for Human Rights和查尔斯·杉蒂阿果，全名是Charles Santiago。

3 “歧视种族和宗教法案”，英译为Race and Religion Discrimination Bills。

4 宗教转换法案（英译Religious Conversion Bill）、缅甸妇女特别婚姻法案（英译Myanmar Buddhist Women's Special Marriage Bill）和一夫一妻的法案（英译Monogamy Bill）。


徒女性与穆斯林结为夫妻后，奉行伊斯兰教教义则是违法的[5]。

驻缅甸的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6]李亮喜教授[7]指出，此法案的出现除了加深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以外，同时也剥削了缅甸非佛教徒妇女的人权。于2015年5月份，首先获得通过的法案，正是人口控制与卫生法案[8]。此法案授予当地的官员，有权利向特定的群体实施36个月的生育隔离[9]。

罗兴亚夫妻申请结婚证时，除了需要缴付昂贵的手续费以外，有时候也得等上很长的时间轮候，更有记录显示，最长的轮候期可长达两年。2005年，缅甸政府逼迫罗兴亚人接受“两位小孩政策”[10]下的刑法第188条。罗兴亚人一旦拥有超过两名小孩，将会遭受罚款或监禁不超过10年，或两者兼施。这种制度性的歧视现象，除了严重限制了罗兴亚人口的增加以外，同时也侵犯罗兴亚人的基本生育和生存的权利。不难想象，许多怀孕的罗兴亚妇女为了避免受到法律的对付，只能踏上逃难这条不归路。

来自联合国大学的Yu Kojima博士[11]指出，目前马来西亚已经超越沙地阿拉伯，成为罗兴亚人避难的首选。从2014年到2015年，逃来我国的罗兴亚女性增加了13%，比例占我国已注册的罗兴亚难民总数的43%。

5　Yu Kojima，2015，Rohingya Refugee and Migrant Women Shadowed by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https://ourworld.unu.edu/en/rohingya-refugee-and-migrant-women-shadowed-by-sexual-and-gender-based-violence.

6　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英译United Nation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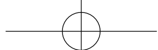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7　李亮喜（英译Lee Yang Hee），2015，Myanmar: UN rights experts express alarm at adoption of first of four“protection of race and religion”bills，OHCHR，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015&LangID=E#sthash.cyZKG7lB.dpuf

8　人口控制与卫生法案，英译Population Control Healthcare Bill。

9　生育隔离，英译birth spacing。

10　两位小孩政策，英译Two Child Policy。

11　Yu Kojima，2015，Rohingya Women in Migration: Lost Voices，https://ourworld.unu.edu/en/rohingya-women-in-migration-lost-vo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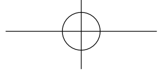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根据人权观察[12]报告指出，一些罗兴亚女性之所以从缅甸飘洋过海来到我国，是因为在缅甸时曾被诱捕或逼迫乘船离开家乡。这些罗兴亚女性的男性亲属，相信早在2012年缅甸政府大规模清洗运动时，已经逃离缅甸定居在国外了。

Yu Kojima博士也指出，根据她所收集的资料，曾有罗兴亚女性在通过海路逃向马泰边境时，遭受强奸。她还说道，有些贩卖女性的利益组织，利用罗兴亚女性留在缅甸的绝望感，将她们如“羔羊”般转卖给早已居住在我国的罗兴亚人。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女性，市价约1,400美元。因此，一些早在我国定居的年迈罗兴亚男人，可以拥有相当年轻女伴侣，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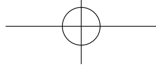
种种迹象显示，缅甸政府正通过许多政策，限制罗兴亚人的生活习俗。对在缅甸的罗兴亚人而言，就连最基本的教育权或是保障健康的权利，全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缅甸的政局虽已转换，然而新政府为了保存政权，有意选择忽略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制于非法移民或难民身份的关系，许多在我国的罗兴亚女性的往往有冤难伸，她们长期遭受各种的歧视、抢劫、暴力行为，甚至是非礼强暴或家暴对待，也是家常便饭。然而，罗兴亚女性，却只能把这些冤屈，看作是自己无从摆脱的命运。

12　人权观察（英译HRW），2015，Southeast Asia: Accounts from Rohingya Boat People，https://www.hrw.org/news/2015/05/27/southeast-asia-accounts-rohingya-boat-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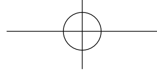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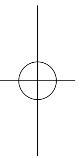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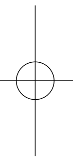

罗兴亚妇女。　照片取自 Geogia State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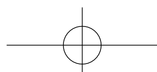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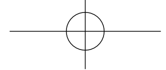





Nurturing Humanity, Making a Difference




MyCARE 简介



全称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BERHAD（简称MyCARE），人道主义组织，并为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委员会（SSM）[No: 729288-P] 为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共有6个机构附属于MyCare，计有Aqsa Syarif，i4Syria，Rose2Rose，NICE，PACE和Salam Iraq。MyCARE的人道援助涵盖：

◎在中东动荡的国家，如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

◎需要援助的东南亚地区，如缅甸、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印尼和泰国。

◎国内外遭祸地区（水灾、土崩、地震、海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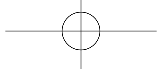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会员

◎Agensi Pengurusan Bencana Negara (NADMA).

◎Southeast Asia Humanitarian Committee (SEAHUM).

◎Asia Pacific Community for Palestine (ASPAC).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Jerusalem and Palestine.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BDS) Malaysia.

◎Save al-Qud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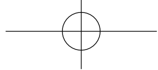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认证与认可

◎Bank Negara Malaysia (BNM), 2014.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2014.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Jerusalem and Palestine, 2014.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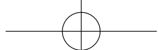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BERHAD （MyCARE）

Hj Kamarul Zaman Shaharul Anwar
MyCARE董事会署理主席兼执行长
*安翔译，原文请查阅附件

Aqsa Syarif Berhad创立于2010年2月4日。于2014年7月16日，该组织再注册为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BERHAD (MyCARE)。该组织创始于一群热衷于解放巴勒斯坦的马来西亚公民，并期待巴勒斯坦人能早日脱离犹太人复国主义的非法侵略。

原先，该组织向于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一直都是持主动以及支持的态度。如今，MyCARE的发展面临更巨大的挑战，并期待共筑一个更和平的世界。自成立以来，MyCARE已经参与了超过18个国家的人道援助计划和支出超过8，200万令吉的援助款项。MyCARE已在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人道援助机构。这说明大量马来西亚人对MyCARE多年来的支持，信任和鼓励。

原则上，MyCARE的主要使命是将捐献者和来自各地的受援助者联系起来。在管理援助资金方面，MyCARE是具有透明度和全面性的。于2014年，Aqsa Syarif代表马来西亚在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稽查下获得有关的认证。FATF是一个独立与跨政府的机构，负责制定和提升保护全球金融系统的策略，以防止洗黑钱，预防资助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来流传其恐怖主义。


| 宏愿 |

共筑社会走向一个关爱与和平的社会

| 使命 |

协调来自大马人民和全世界的资源和专才，
以走向关爱和平的生活

| 箴言 |

培育人道关怀，创造非凡

| 宗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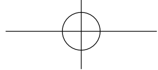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Objectives

1. 传递准确的人道资讯至了解有关事件的实况
2. 妥善的协调有关善款和社会专才于人道援助
3. 妥当的提供善款援助和适合的方案于受惠者
4. 与国内外组织共同建立有关专业的合作网络

共有6个组织附属于MyCARE。个组织都有其关注的事项和特定群体的支持。他们是：



Aqsa Syarif—关注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目前， Aqsa Syarif是以提供人道援助的方式来协助巴勒斯坦人。Aqsa Syarif主要关注于如何引领解放巴勒斯坦人。其组织也与有共同理念的国际策略伙伴一同引领巴勒斯人的人道援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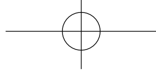

i4Syria—关注全世界各地的叙利亚人。i4Syria 或IKRAM4Syria (i4S)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成立于2011年。叙利亚长期的战争和暴行已造成760人流离失所者，390万人成为难民，122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巨大的人道危机迫使i4S通过公共宣传和筹资应对叙利亚人民的迫切需要。



Salam Iraq—关注全世界各地的伊拉克人。 Salam Iraq 成立于2011年初，主要是关注伊拉克人的困境与艰难。



4.NICE – Nusantara Care 主要关注东南亚地区的人道援助。该机构全名是Nusantara Islah Centre of Excellence (NICE) ，并成立于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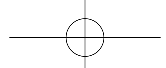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Palestine Centre for Excellence (PACE)－此机构主要建立一个广泛的数据库，并沿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方法对其进行分类。在与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积极合作，该中心带动出版的学术研究，以提高在地，区域和国际醒觉。



Rose2Rose－该组织的活动专注于改善妇女的整体状况，如宗教、经济、卫生和社会地位。有关的活动包括加强有关妇女的技能，并提升她们的竞争能力以克服所面对的艰难。


MyCARE
助养儿童计划

至2010年以来，MyCARE开始了针对巴勒斯坦的助养儿童计划。MyCARE在加沙设有办事处，所以MyCARE会把筹得的款项，直接汇至巴勒斯坦人的手中。

通过NICE，i4Syria和Salam Iraq机构的合作，MyCARE将其助养儿童计划扩展至叙利亚、罗兴亚和菲律宾的孤儿。

目前，MyCARE所提供的配套如下：

巴勒斯坦儿童（每月RM190.00）

叙利亚儿童（每月RM190.00）

伊拉克儿童（每月RM190.00）

罗兴亚儿童（每月RM125.00）

菲律宾儿童（每月RM125.00）

详情，请拨打

013-744 4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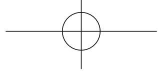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Whatsapp / Call / SMS

行动吧，请点阅

bit.ly/JomTajaAnakYatim

您每月的捐助，给无助的小朋友多一份关怀。




MyCARE 领导层

董事会



Chairman
Assoc Prof Dr.Hafidzi Mohd No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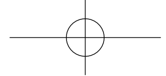
CEO
Hj Kamarul Zaman Shahrul Anwar



Secretary
Norsham Abu Bakar



Treasurer
Dr. Ir. Selamat Aliman


董事会成员



Ar. Syed Muhammad Radhi Syed Sakkaf



Assoc. Prof. Dr. Mohamed Ikram Mohamed Salleh



Assoc. Prof. Dr. Mohd Zin Kandar



Dr. Fauziah Mohd Hasan



Dr. Mohd Tahir Abdul Rahman



Dr. Muhammad Munawwar Mohamed Hatta



Hj. A. Khalil Khamis



Hj. Norazmi Tali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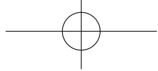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Mohamed Fairooz Mohamed Fathillah



Mohd Fadzil Saleh



Rohayah Mohd Zain


PRAK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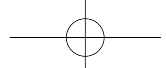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Setinggi tahniah diucapkan kepada Teo Ann Siang atas kejayaan menerbitkan sebuah buku yang menyentuh konflik kemanusiaan khususnya yang berlaku di Palestin, Syria dan Myanmar (ke atas etnik Rohingya) dalam bahasa Mandarin. Saya kira buku ini adalah yang pertama seumpamanya di Malaysia yang membicarakan tajuk-tajuk yang lebih sinonim dengan umat Islam.

Buku ini memenuhi satu ruang yang sebegitu lama kosong tidak diisi oleh dunia penulisan buku. Oleh kerana ia diterbitkan dalam bahasa Mandarin, saya percaya buku ini boleh dimanfaatkan oleh komuniti Cina bukan sahaja di Malaysia, bahkan di Singapura dan Thailand. Malah, saya percaya buku ini juga mempunyai potensi untuk menembusi pasaran buku antarabangsa terutama di Republik Rakyat China, Republik China (Taiwan) dan Hong Kong.

Tajuk-tajuk yang dimuatkan di dalam buku ini melibatkan peristiwa-peristiwa besar di peringkat antarabangsa yang umumnya melibatkan negara atau umat Islam. Uniknya penulisan Saudara Ann Siang tidak mempersembahkan peristiwa-peristiwa ini dalam lingkungan agama tertentu mahupun konflik politik serantau yang kompleks, tetapi melihatnya sebagai isu kemanusiaan sejagat.

Isu Palestin

Isu Palestin yang sudah berlanjutan lebih dari tujuh dekad bukanlah sekadar isu perseteruan Palestin dan Israel semata-mata. Hakikatnya, konflik ini telah melibatkan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PBB) sejak dari awal penubuhannya. Sejak tahun 1948, tidak kurang dari 150 resolusi telah dibahas sama ada dal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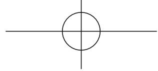




persidangan khas atau persidangan agung PBB. Isu ini menjadi semakin rumit apabila Kuartet Amerika Syarikat, Rusia, Kesatuan Eropah dan PBB mengenakan sekatan ke atas Gaza pada 2007. Ini bermakna secara tidak sedar seluruh dunia bertanggungjawab menyokong tindakan Israel mengenakan sekatan ekonomi dan kepungan ke atas Gaza.

Mutakhir ini menyaksikan Israel melakukan serangan biadap secara besar-besaran ke atas Gaza pada tahun 2009, 2012 dan 2014. Serangan-serangan ini telah menyebabkan lebih 5,000 orang terbunuh sementara puluhan ribu yang lain cedera dan menderita kecacatan kekal. Tragedi ini menyaksikan rakyat seluruh dunia bangkit membantah dan mengutuk kekejaman Israel melalui demonstrasi besar-besaran. Demonstrasi raksaksa ini tidak berlaku di negara-negara Arab sebaliknya berlaku di kotaraya-kotaraya Eropah dan US. Ini menunjukkan isu Palestin telah mula mendapat perhatian masyarakat antarabangsa dan masyarakat sivil di Eropah dan di US.

Masyarakat antarabangsa menyokong perjuangan rakyat Palestin bukan atas faktor bangsa, agama ataupun kelompok yang sempit tetapi atas dasar kemanusiaan sejagat. Isu Palestin adalah isu pelanggaran hak asasi, isu penindasan dan penaklukan satu negara ke atas negara lain. Ini adalah amat berlawanan dengan piagam PBB dan ini wajib ditentang oleh seluruh masyarakat antarabangsa yang prihatin.

Kekejaman Israel ini telah dibalas dengan solidariti rakyat antarabangsa. 2010 menyaksikan warga antarabangsa menghantar Flotilla Life Line for Gaza (LL4G) yang terdiri daripada lebih 600 orang aktivis kemanusiaan seluruh dunia; majoriti adalah dari Eropah. Walaupun flotila ini berakhir dengan tragedi serangan Israel yang membunuh 10 orang aktivis, warga antarabangsa tidak berputus asa. Terbaru warga antarabangsa menghantar delegasi Women's Boat to Gaza (WBG) 2016 untuk terus mengangkat isu Palestin di arena antarabangsa. Malaysia telah diwakili oleh Dr Fauziah Hassan dan Puan Norsham Abu Bakar. Penyertaan aktivis-aktivis wanita dari US, UK, Australia, Ireland, Afrika Selatan, Jordan, Sweden bahkan Israel


(untuk sebahagian daripada perjalanan) terus membuktikan bahawa isu pembelaan rakyat Palestin sudah melangkaui batas agama, bangsa dan neg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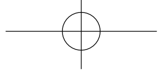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Isu Syria

Isu Syria yang berlanjutan sejak lima tahun lalu mempunyai kesan kemanusiaan yang lebih dahsyat. Bilangan rakyat Syria yang terkorban sudah mencecah 400,000 orang dan jumlah pelarian sudah mencecah 11 juta orang (dalam dan luar negara). Sekitar satu juta pelarian Syria cuba mencari perlindungan di negara-negara Eropah dengan menempuh laut Mediteranean menggunakan bot-bot kecil (dinghy) menyebabkan ramai yang mati lemas terutama kanak kanak.

Krisis Syria kini disebut sebagai krisis kemanusiaan yang terbesar di dunia. Pelarian Syria bukan sahaja berada di Lubnan, Turki, Jordan, Mesir dan Arab Saudi bahkan di negara-negara Eropah seperti Greece, Jerman, Hungary, Republik Czech dan Perancis. Malaysia yang di timur juga turut menerima kehadiran pelarian Syria. Data UN menunjukkan 4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emanusiaan global pada hari ini diperuntukkan kepada rakyat Syria. Maka, wajar tragedi kemanusiaan paling teruk abad ini disebar-luaskan lagi kepada masyarakat dunia termasuk komunita berbahasa Mandarin supaya mereka juga dapat berkongsi keprihatinan terhadap rakyat Syria.

Islamic State

Masyarakat juga harus didedahkan tentang Islamic State (IS) yang telah menimbulkan pelbagai kebimbangan di kalangan masyarakat antarabangsa. Siapakah IS dan apakah agenda mereka? Penjelasan daripada buku ini diharapkan dapat mengelak kekeliruan pembaca tentang dakwaan kaitan IS dengan Islam. Jenayah keji dan pembunuhan yang IS lakukan tiada kena mengena dengan ajaran Isl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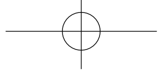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Isu etnik Rohingya

Isu etnik Rohingya juga tidak dilupakan oleh penulis. Walaupun kaum Rohingya beragama Islam dibunuh oleh pelampau-pelampau yang menggunakan pentas agama, hakikatnya ia tiada kaitan dengan agama Buddha. Tindakan kumpulan pelampau ini sama sahaja dengan tindakan IS yang tiada kaitan dengan Islam. Adalah diharapkan penjelasan dari buku ini dapat menerangkan dengan baik penderitaan yang ditanggung oleh kaum Rohingya yang juga memerlukan perhatian kemanusiaan sejagat.

Syabas diucapkan kepada Teo Ann Siang atas sumbangan kemanusiaan yang tiada tolok bandingnya dalam bidang penulisan. Sesuai dengan tajuk buku ini 'keban' yang bermaksud 'bekas untuk jarum dan benang', saya doakan buku ini dapat menyumbang kepada usaha merungkai kekusutan mengenai pelbagai isu kemanusiaan pada hari ini selain merapatkan lagi jurang di antara kaum di Malaysia dalam menangani isu kemanusiaan sejagat.

Dr Hafidzi Mohd Noor
Pengerusi MyCARE
20 Disember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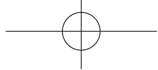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BERHAD (MyCARE)

Hj Kamarul Zaman Shaharul Anwar
MyCARE董事会署理主席兼执行长

Started off as Aqsa Syarif Berhad in the 4th February 2010, the organisation was then re-registered as HUMANITARIAN CARE MALAYSIA BERHAD (MyCARE) in 16th July 2014. It was originally formed by a group of Malaysians who were passionate about the struggle to liberate Palestine from the unlawful Zionist occupation.

The organization known for it's pro-activeness and suppor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arian amongst the Palestinians has since grown to take up bigger challenges and role in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live. MyCARE has since been involved in humanitarian projects in more than 18 countries worldwide with more than RM82 millions disbursement since it's inception. MyCARE has grown and are known among the Malaysians as an organized institution. This can be seen from massive support, trus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all Malaysians from all walks life that was well earned through those years.

The underlying commitment of MyCARE is to match and connect the benefactors to the deserving beneficiaries the world over. MyCARE's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in managing funds is proven when Aqsa Syarif co-represented Malaysia in the 2014 audit by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FATF is an independent inter-governmental body that develops and promote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of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Vision—

Together nurturing communities towards a caring and peaceful world

—Mission—

Galvanising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of Malaysians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towards a caring and peaceful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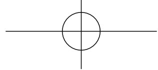
—Motto—

Nurturing Humanity, Making a Difference

Objectives:

1. To disseminate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humanitarian issues
2. To garner financial support and human expertise in an accountable manner
3. To channel financial support diligently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solutions to the beneficiaries
4. To network and collaborate professionally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re are **six** main agencies within MyCARE. Each agencies have their main focus and target group to be supported. They 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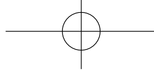

Aqsa Syarif – Palestinians worldwide. Aqsa Syarif now serves as an agency to advance the humanitarian aid in empower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qsa Syarif remains our main vehicle to lead all efforts for the struggle to liberate Palestine. Further collaboration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have already being established with lead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work and relief organizations sharing similar aspirations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4Syria – Syrians worldwide. i4Syria or IKRAM4Syria (i4S)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rup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s. The prolonged war and atrocities in Syria has left 7.6 million people internally displaced, 3.9 million people become refugees and 12.2 million peopl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huge magnitude of humanitarian crisis has forced i4S to respond to the dire need of the Syrian people via public advocacy and fundraising.



Salam Iraq – Iraqi worldwide. Salam Iraq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n early 2011 with the intention of focus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plight and sufferings of the Iraqi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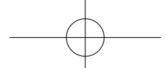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NICE – Nusantara Care for the South East Asia region. It was formerly known as Nusantara Islah Centre of Excellence (NICE) and was founded in 2009 to empower the humanitarian relief work in Nusantara region



Palestine Centre for Excellence (PACE) - The Centre seeks to establish a wide range of data base, and classify it along the most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ethods. In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scholars,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the Centre drives to publish scholarly studies to raise the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Rose2Rose - These programmes are targeted to improve the women's condition in all aspects of their life such as religious, economic, health and social status. These includes strengthening the skills, competencies and to enable their women overcome the causes of their suffering effec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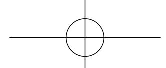

后记：
从抗争到建设

从前，我曾认为人道救援工作，只是有钱阶层的闲暇活动；什么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冲突、叙利亚内乱，或是ISIS的课题，都专属马来社群或穆斯林关注的范围，与己无关。

过往，我也曾以为，我国公民无法入境以色列，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有，枪林弹雨的场景，应该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事。

然而，命运之神的眷顾，我有幸地从一个非政府组织，转到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原先华社背景较浓厚的服务平台，一下子变成以穆斯林为主的空间。目前，我服务的单位，办公室里共有约30位全职同事，而我则是首位非穆斯林的正式职员。MyCARE（前身即是Aqsa Syarif，成立于2010年）原先成立的宗旨是，关注与救济巴勒斯坦为主，组织架构上是附属于Pertubuhan IKRAM Malaysia （IKRAM）的非政府组织。为了开拓组织可支援的对象，而非仅仅对巴勒斯坦提供援助，MyCARE最终在2014年正式成立。

在Andrew Aeria副教授的推荐下，毕业后我曾为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GBM）的秘书处服务。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有机会接触到跨族群的非政府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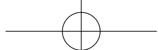




如IKRAM，Tamil Foundation Malaysia，Suara Rakyat Malaysia（SUARAM）等。然后，在Shahrul Aman （IKRAM全国副主席）和Hafidzi副教授的赏识下，正式成为MyCARE团队的一员。

就如同其他华裔子弟，在华人圈子内待久了，难免缺乏管道获知有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纠纷、叙利亚战争、伊拉克现状等课题。即便是人道援助的课题，华社也会偏向关注发生在中国、台湾、日本，甚至是非洲国家的议题为主。在大学期间，自己只略微听闻过有关加沙课题。我一直到加入GBM的大家庭之后，因有机会对IKRAM有更深一层的交流，身边穆斯林朋友因而暴增，才开始真正对中东课题认真关注。

促进国民团结，一直是深埋我心底的卑微愿望。不论政党的作用，能否借助网络与资讯发达的优势，让人民自我醒觉，并且实践自我突破，创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才是我最为在意的事。在加入MyCARE之前，我便开始思考，中东课题与我国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同族群之间对人道援助课题的关注程度，多少反映出从前英殖民时代“分而治之”政策的烙印。值得一提的是，中东课题很难在华社圈内引起共鸣，却是最能牵动马来社群注意的重大议题。伊斯兰国（ISIS）、圣战（Jihad）、911恐怖袭击，甚至是阿拉伯文字（Arabic words）对许多华裔而言，是象征着恐怖分子的符号。

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最积极援助中东的群体，却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穆斯。他们的善举，出发点明显跟国土的归属感无关。2010年的Mavi Marmara以及2016年的Women Boat to GAZA，无论是主办方，或是其他协调单位，参与者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非穆斯林。相比起许多中东国家，西方国家往往更能有效地给予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实际的援助。这也说明了，对中东议题的关注，更多时候是出于对民主、人


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坚持。

加入MyCARE之后，我有幸地到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祈祷室（surau）和清真寺（masjid）分享特定议题。一般上，我都会选择讲述有关巴勒斯坦、叙利亚、ISIS和罗兴亚的课题，并且强调这些课题不是专属穆斯林群体的课题，也鼓励穆斯林应该向非穆斯林分享这些话题。与此同时，我也尝试逐渐向华圈内的朋友介绍上述的议题，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明白到，人人都有存活下去的权利，每个人的尊严都应该受到尊重 。

当初，我开始编写这本书的系列文章时，当然并不是为了要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籍。我希望可以借助这本书的面世，成为更多阅读华文的读者，接触中东课题的第一扇窗户，并且期望书中的内容，能够消解人们为中东议题贴上属于“马来人课题”或“穆斯林课题”的标签。另外，我也期待华社可以对国际人道救援事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最后，但愿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得以开启华社对关注中东议题的兴趣，并找到与友族同胞展开深层对话的共同话题，进一步促进族群间的关系。

愿

以行动达致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安翔

2016年12月30日

